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暨社會工作學系心理碩士班 碩士論文

母喪後助人工作者的生命實踐

The life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al helper after the loss of his mother

研究生:周冠佑 撰

指導教授:陳賢寶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五月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 心理碩士班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母喪後助人工作者的生命實踐

本論文係問冠佑(學號 1070720301)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7 年 5月18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委員兼召集人	陳斐岭
指 導 教 授	·東 寶 實
委員	建艺爱
委員	事業報
委 員	·兼賢贊
組 長	
學系主任] \$

中華民國 107年5月18日

致謝文

完成這篇論文我首先要的是謝謝自己,謝謝自己給自己這份勇氣去面對自己, 這次回來讀研究所,讓我相信學習真的是可能使人成長的,完成這篇論文對我的 意義非凡,謝謝陳賢寶老師總是分享許多不同見解,讓我在面對自我生命故事上 有許多思考的方向,也重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別人。

此外,我也很感謝那些在我仍懵懂無知時,仍然關心我,陪伴我,相信我的老師和朋友,那時我總是抱怨,那時我總是委屈,但我卻不知道自己該面對的是什麼,總是在別人身上尋求幫助、尋求答案,完成這篇論文後,我開始能選擇,開始可以給自己答案,也知道我必須學會承擔,但我也才知道那時候的你們,承擔了許多我的害怕和擔心,但依然耐心陪伴我,讓我可能走到現在,謝謝你們。

也謝謝實習場域中的老師跟實習夥伴,你們面對困境的方式,讓我有許多的學習,我也從你們身上看到許多可能,幫助我在思考論文中的我時,有更多的啟發, 在實習場域中,我學到不只是助人的知識,也有許多面對生活、面對自己的智慧。

謝謝跟我分享自己故事的家人、親戚、長輩,沒有你們我沒有機會對媽媽有更 多了解,沒有機會認識你們,也沒有機會看到自己。最後謝謝媽媽,謝謝你帶給 我生命,而你的逝世又給了我嶄新的生命,你用生命告訴我世界的遼闊。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摘要

這是關於一位男性認識自我及他人「存有」的故事。作者在母親逝 世後,發現無法再愛母親以及家人,甚至與人群疏離,導致內心劇烈的 痛苦,產生改變和成長的渴望,於是展開了對自我生命的探究。故事先 從對母親的不能愛開始思考,透過自我生命回看,理解到母親與自我間 「壓迫」與「受壓迫」的關係,進而正視自我感受和意識,同時使作者 充滿憤怒,然而,當作者理解「認識論」中,不能僅止於片面的自我感 知中尋求答案,還需要以系統性的觀點做全面的了解,在這樣的想法下, 促使作者開始去認識週遭人心中的母親,在過程中也同時認識了父親和 姊姊,這認識的過程,使作者明白自己的「存有」,也恢復了他人的「存 有」,也找回了作者對自己的愛,對家人的愛,並從故事中體認到敘說真 正實踐的不是改變關係,而是拓展了自身思考的視野,有了選擇的可能。 而認識的過程象徵作者與母親的個體-分離化,使作者與母親能彼此互 為主體,從實踐中發現存有,從存有找到目的,在目的中理解疏離,以 及自身想要的自由,最後體認到真正的自由。故事最後回到當下,反思 現實中「壓迫」與「受壓迫」的必然性,重新思考「壓迫」與「受壓迫」 的內涵後,作者開始可能認同,並開始新的思考,新的實踐,新的認識。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關鍵字: 敘說、受壓迫、存有

Abstract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man knew the beings of himself and others. The author found he couldn't love his family and even kept himself from people after the loss of his mother. The severe pain affected him to develop desires of change and growing. Therefore, he began to explore of his life. In the beginning, the author started to think the fact he couldn't love his mother, and he comprehend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m and his mother was related to the oppressor and the oppressed. He faced self-feeling and self-conscious afterward, and filled with anger in the meanwhile. However, after reading "Epistemology", the author knew that he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in a systematic way, instead of searching answers in self-perception. The thought induced him to recognize the mother in others' heart, including his father and sister. In this process, the author comprehended the beings of others and himself. He found love for his family and realized that narrative was not about changing relationships. It was about having options through expanding perspectives. The story is a symbol of the author's separation- individuation with his mother. It made them become intersubjective. He discovered beings through practice, found the purpose through beings, and understood alienation through the purpose. Finally, he recognized and gained the real freedom he wanted. In the end, the author came back to the present. After re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and connotation of the oppressor and the oppressed, the author began to identify it. Then he started to have new thinking, new practice, and new views.

Key word: Narrative, Oppressed, Being

目錄

楔子			. 1
寫敘說的動機			
敘說是什麼?			4
我嚮往的敘說	• • • • • • • • • • • • • • • • • • • •		7
為誰而寫			8
痛苦後的孓然一身			9
一、起點			9
二、心亂如麻			9
三、漸行漸遠			11
四、母後七日			13
第一章 媽媽			15
第一節 服從			15
第二節 分裂			16
第三節 牢籠			19
第四節 鎮壓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第二章 爸爸		737	94
 			<i>L</i> 4
第一節 負責			. 24
第二節 一步			. 27
第三節 無知			. 29
第四節 我見	Jetense	University	. 33

第三章	姊姊	39
第一節	覺醒	39
第二節	存有	40
第三節	自愛	42
第四章	道別	46
第一節	人性	46
第二節	現在	49
第三節	行動	50
第四節	自由	55
第五章	實踐	59
第一節	敘說	59
第二節	主體	61
第三節	認識	65
後記		68
遠足		68
一、漫	遊	68
二、依	舊	68
三、快	樂	69
四、昂	貴	
黑咖啡.		
杂老 立唐	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楔子

在寫論文的期間阿寶老師推薦我去看了一場勵馨基金會劇展「2017拾蒂三部曲」,其中講述女性在面臨月經時的經驗、女孩初嚐禁果未婚生女、男人身女人心的三個主要故事,燈亮燈暗之間,一幕幕的場景轉換,徐徐的將這些故事呈現給我們這些觀眾,月經的到來隨著時間,對一位更年期的女人變成一種惋惜和喜悅;未婚生女的絕望,到認真生活與小女孩相認的感動;對自己性向的自責,到認同接受。演出後有人感動,有人讚嘆,有人落淚,也讓我認識到這些女性在面臨這些事的掙扎及改變。在看完後讓我觸動我的除了故事,還有劇中更迭的每個時刻,劇間漆黑的舞台,亮起的燈光,雖有停歇,但讓每個橋段,每個人物的故事得以延續,在舞台上的劇開演後,不論演出的如何,總是要將劇演完,要把故事交代清楚不能半途而廢,是一種責任、義務,也是態度。

叙事就是我的舞台燈,我想現在點亮那盞燈光,藉此回顧那些令我歷歷在目的人生經驗,把這些劇好好的演完,讓我自己當一個盡職的演員,為我的劇做個交代,也讓我自己做一位忠實的觀眾,耐心的把每場劇看完,不論是開心、難過、生氣,至少我都清楚了,不用再為了這些沒有演完的劇,做那麼多的想像,也讓這些劇延伸到現在,讓我此時此刻的生命中自在的與我在一起,可能結束了,也有可能還在演出,但至少燈光可以好好打在現在的舞台上。

寫敘說的動機

在大學開始老師告訴我們有機會要回來讀研究所,那時候跟著大家一窩蜂的 修課,當時只有想到去擁有更高的學歷,或對軍旅有助益,從沒仔細想過為什麼 我要繼續讀研究所。直到我第一次研究所考試因缺繳資料沒報上,而我的好朋友 仲修先回到學校讀書後,才促使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那時候我常打電話給他問 哪些資料要注意準備,經常在電話裡也會聊天,他時常跟我分享在倫理課堂上與 老師的討論,聽到他說對媽媽很生氣,甚至不想回家,這令我十分驚訝,他跟媽 媽的感情那麼好,怎麼可能?但他說在認識對媽媽的這個憤怒後,反而使他跟媽媽的關係更為親近,讓我很好奇他在寫論文的過程中發生了什麼?只知道他對於生命經驗似乎又更進一步地去感受,去面對,並樂意跟我分享,對於他的改變,讓我知道人在知識外有不同成長的可能,似乎從感受自己遭遇的每件事,好好的去發現自己在當時的角色和位置,去看見自己,把自己找出來,然後也看到別人,把別人找出來,他們講什麼?我講什麼?他們做什麼?我做什麼?然後我感受到了什麼?說出自己的感覺,不是用微笑帶過,不是用不知道帶過,去找到我自己,也看見別人。仲修的改變讓我覺得他變得好遼闊,這些深深的觸動我內心,這些是知識和數據無法給我的,慢慢的我改變想要寫量化論文的想法,回到學校我想做一件真正有意義的學習,所以我決定走上敘說,做自己想做的事一認識我自己。

從讀書開始我一路很努力的學習,國文、英文、數學、物理等等,不斷地吸收知識,可是這些知識究竟帶給我什麼?有成績上的成就感,別人的認同感,但是帶給我自己,我的生命有任何意義嗎?我不曾感受到,已經被訓練成考試機器的我,對於別人所說自己的感覺是什麼?我說不清楚,為什麼難過?為什麼開心?為什麼喜歡?為什麼生氣?我都說不清楚,身為一個人我說不清楚,我不認識我自己,在跟別人相處上,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不踏實的人,我明明學到的很多,卻對自己一無所知,我也好想好好地說我自己,能清清楚楚地說出這些為什麼,好好認真去感受生活的每一刻,也重新去認識自己。

生活上我除了已經很熟的人外,和其他人的互動非常的少,看到別人很容易 跟其他人打成一片、談笑風生,有時候讓我懷疑自己,為什麼我不能這樣?是我 哪裡出問題了嗎?我哪裡做不好了嗎?是知道的不夠多嗎?是不夠幽默有趣嗎? 我試著去改變自己,但總覺得憋手憋腳,去學又學不像,讓我跟他人人際關係上 的距離,越來越遠,卻好像沒有縮短的方法。其實在國小、國中的時候我並沒有 在人際圈核心之外的感受,至少有要好的朋友,和其他人互動也沒有那麼少,但 是自從上了高中開始我跟同學之間的距離漸漸拉遠,我一樣很認真的讀書,卻沒 有再遇到更多的朋友,反而讓我有種隔閡的感覺,一直到大學依然如此,即使到了部隊也是,為什麼突然間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隨著時間,我也慢慢接受別人給我的形容詞:內向、害羞、悶騷、搞自閉,我自己竟然也慢慢認同,但以前的我並不是這樣的人啊!我還能改變嗎?

以前家中父母時常衝突的互動,媽媽在家中的抱怨,讓我不經想問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呢?小時候對家的感覺是快樂的,每次待在家和爸爸、媽媽、姊姊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是隨著我們長大,為了錢,為了許多事,爸爸媽媽每天的爭執辱罵,每天讀完書已經很疲憊,回到家還得要擔心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變成戰場,有時後家真的不像家,人在同一個屋簷下,卻互看不順眼,回到家常常是茫然,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也沒人可以說…,家,曾幾何時變成只是棟房子?家,曾幾何時只是為了休息、過節聚會的地方?那份快樂去哪裡了?

原本煙硝味濃厚的家,在媽媽過世後沈寂了,房子裡悄然無聲,也許以前回去還會聽到她的抱怨,但現在家裡只剩冰冷的傢俱,彼此冷淡的互動,在知道媽媽生了這麼重的病,知道她即將離我而去,心中充滿著害怕和不敢接受,但每次回家都提醒著我這件事,好沈重,好沈重,即使在媽媽最後一段時間,想要好好照顧她、關心她,結果我卻做不來,如何表達對母親的愛?該說什麼?該做什麼?我真的不知所措,我連怎麼去愛我媽媽我都不知道了,甚至是握手、擁抱我都覺得自己很憋腳,這些曾幾何時在我身上愛人的能力,如今都到哪去了呢?為什麼做不出來了?即使到了現在說到她就不住淚流,為什麼我說不出口?我對媽媽的情感怎麼了?

為了和現在以及過去的自己說說話,不管是在軍校,還是下部隊,很多時候 我都忙著工作,然後累完就想好好放鬆休息,從來沒有機會去想我自己的開心、 難過、不舒服是什麼?只知道不斷去完成交付的任務,內心筋疲力竭,很想找個 地方大聲嘶吼,但是我找不到…,甚至連聽我抱怨的人也不多了,在別人面前好 像就是需要準備好,沒有時間去出錯,去失敗,在社會中的容錯率變得很小,責任的重擔在肩頭慢慢地變重,在這些沈重後的自己,快看不見了…,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像是隔了一道牆,現在回到學校讓我暫時放下這些東西,讓我有機會寫這些雖然零碎,但對我卻意義深刻的事,並好好的去面對,讓這些嘎然而止的回憶能走完,讓淤積在我心裡的許多結被看到,或是被解開,不要再總是陷在自己的情緒裡面,看不到別人,看不到這個世界。

寫這篇論文我想有很多的原因是為了我自己,在自己的改變,家裡的改變, 人生的改變,有好多的疑問,也有好多的情緒,我想要再次理解這些改變中我到 底經歷了什麼?而我和媽媽的情感要怎麼去面對?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爸爸, 其實他在我生命中的記憶很渺小,但他卻像是一個無聲的力量,不知不覺我變得 和我爸爸越來越像,尤其是個性和人生的態度,當個好好先生,對於未來沒什麼 目標,在當下即時享樂,這些狀態讓我有些焦慮和不安,我想要做一個知道清楚 知道自己方向的人,想要做一個可以表達情緒的人,包括我的難過和憤怒,我希 望我的世界是清晰可見。

為了這些我該改變嗎?我該去學什麼嗎?還是誰能告訴我答案嗎?

敘說是什麼?

在生活中跟別人描述一件事情,就是一個敘說,敘說內容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Polkinghorne(1988)將<u>敘說(narrative)</u>定義為以故事形式來表達的組織基模,包括產生故事的過程,故事的認知架構及結果。透過說讓人瞭解到發生的事情、當下的情況、我們的理解,進一步到自己的感受,這些片片的線索使他人產生對事件的價值和意義感,Laine(1998)注意到敘說個人的生命,其實是建構其認同的方式,敘說除了在表達予人知之外,同時也在訴說自己的認同感,讓人明白我思我想。我認為反覆地說不僅在傳遞一個故事,更是在確立自己對故事的認知,有趣的是人常常注意到敘說作為工具的利他性一幫助他人知道,而非利己性一幫助自

己知道,人往往以為理解,迫不及待去傳遞訊息,但在自己在說什麼?想什麼?從沒細想,卻急切地想讓人知道我想的是什麼,這些表達真的是自己想過的嗎?還是只是傳遞他人的想法呢?或只是自己單方面的理解呢?結果敘說常只淪為傳遞的工具,但質性研究中的敘說是要回到自己身上,讓自己就是這個故事忠實的聽眾,讓敘說不只是表達,而是一種內省,以及回望,一種自我的探究。

那研究定義中的敘說是什麼呢?何粵東(民 104)敘說研究既是一種思考的方向,本身又是一種方法,其豐富面貌自難以一定義描述。因此,敘說常常只能說做了什麼,很難用簡單的一句話涵蓋敘說是什麼,研究中的變化有時不只是簡單的獨變相、依變相的因果關係,敘說的結果是難以預料的,但過程中的發酵卻是耐人尋味。此外,敘說探討的面向非常的廣泛,可以從故事中的許多細節去討論,何粵東(民 104 年)敘說研究要注意時間的歷史因素、空間的環境因素、及個人與社會脈絡的因素。這許多的細節構成了一個人認識的一個事件,一段回憶,這些許許多多的故事堆砌出現在的我,讓我們在對話中有一個自己的依據,不論是別人教導、聽別人說,或是自己想到,這些種種形成了我們的價值觀。然而,故事中零零種種的細節不勝枚舉,難道真的必要全部一探究竟嗎?其實一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知道了多少細節,而在於所知悉的細節中拼湊出來的故事是什麼,有可能是全面的,也有可能是偏頗的,這些都可能形成我們的認識,翁開誠(民91)說:「聽一個人說他(她)自己的故事,不是在追究客觀歷史的真實,而是在體會主觀上故事性的真實」,聽完每一個故事後,重要的不是爭個事實的是非對錯,而是理解這個人心中的是非對錯。

敘說研究有很多表現的形式,敘說可以是一段一來一回的對話,Ellis 與Bochner(2000)以對話的抒寫方式來呈現敘說研究,在應與答的過程中構築出一種思想和框架。敘說也可以從一個人的經驗出發,個人經驗法 (personal experience methods) 是由 Clandinin 與 Connelly 所提出,其概念源於 Dewey 對經驗的看法,Dewey 認為經驗同時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經驗具有「連續性」的特點,Clandinin

與 Connelly 以此為主張的前提,發展出個人經驗法 (何粵東,民 104)。在個人經驗法中著重的焦點在於體驗一個經驗,從當時自我的內在出發,去感受一個人自我的情感、思想、希望、美的反應、道德氣質等的內在狀況,接著去認識當前面臨的外在狀況,也就是當下的現實,並從過去、現在、外來去回顧和瞻望,對這些面向提出自己的疑問。

此外,敘說也可以運用個人自傳法的方式釐清自我生命的脈絡,Ellis 與Bochner (2000) 指出,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是一種自傳的書寫及研究類型,這種類型展現出多層次的自覺,連結個人與文化。雖然與個人經驗法一樣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但是更強調這些經驗中遭遇的社會與文化層面,讓單獨的個人經驗置身於社會脈絡之下,從這些視角去反映出社會的狀況,如丁興祥(民 101)所說自我敘說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反映的不僅僅是自己的聲音。

最後一種敘說研究的方法是一書寫,研究者可以採敘說的方式來建構文本, 也看在敘說過程中,增進對自我與他人、內在世界與外在環境的瞭解。透過書寫, 研究者在書寫的過程中不斷的思考、澄清問題、發現問題並試圖解決問題,同時 也在書寫中檢視自己、覺察自己的改變,並在書寫中留下一路走來的足跡(何粵 東,民104)。

三種敘說的方式,皆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個人經驗法上強調經驗中個人的我思我想,並藉由對自我的提問,去澄清和省思,並從中逐漸認識個體現實的樣貌;自我民族誌則置重點在個人經驗受整體社會脈絡的影響,反思社會文化對人深刻的衝擊,也凸顯社會的現況;書寫除了對個人、社會整體經驗的了解外,更著重在作者過程中的實踐,過程中做了什麼?想法為何轉變?讓自我敘說從一個內省的思想活動,變成人在生活中可以為之的行動。呼應丁與祥(民101)說「自我敘說研究」正是具有很強反身性(反思性)的研究典範。這種回身向內(己),向內用力的探究歷程,是一種不斷循環的歷程。這樣的歷程可從記憶中的「經驗我」(生命經驗),再現成「文本我」(自述文本),透過詮釋及反思而成「詮釋我」(理解),

又經由「意義」的重建或視框 的轉移回到自身的生命經驗中重新體驗與實踐。因此,自我敘說是想從故事中,喚起人內在生命的動力,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結果,透過反思和實踐的過程中尋回主宰自我生命的力量。

我嚮往的敘說

這些敘說方式皆有不同的意義和價值,而這次在我論文的呈現當中,我將運用書寫的方式來呈現我的故事,讓我自己重新認識自我,並讓現在的我有所成長,同時讓自己學習去澄清、去核對,避免再用我想去理解每件事情,從每個角度去體會與理解。書寫不像個人經驗法想去看透一個經驗,也不像自我民族誌的整體脈絡那樣清晰可見,書寫的重點著重在覺察和改變,在書寫過程中過往記憶中的自我意識一一浮現,讓書寫者可以重新經驗那些當下,去發現在回憶中缺漏的聲音是什麼,將它帶回現在去核對,去澄清,在這個過程中促成一個新的理解,讓自己堅定自我的信念,或是產生一種新的信念,書寫不只理解過去,更將一個人帶回現在,使人有一體感,如同何專東(民 104)提到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作者的角色就是在處理自我(one's self)或眾我(multiple selves)使得讀者能夠反省,以達到意識的再現(ideology of representation)。

在我生命中的故事有許多的未解,許多的過去都嘎然而止,藉由這篇論文我想再去認識這些過往的回憶。我將依 Polkinghorne(1988)將我的敘說內容解構為以故事為單位的組織基模,包括產生故事的過程,故事的認知架構及結果,但論文中我希望呈現的不只是故事本身,我更希望能透過和故事的對話去覺察自己的狀態,因此我會利用回顧及對話的方式呈現我的論文,透過自我敘說串連起我生命中故事的脈絡,而不僅只是各自獨立的片段,甚至延伸至現在,也重新重視這些故事帶給我本身的影響是什麼,讓故事不僅僅是過去的回憶,而是能連結至現在,承接著自己情感的故事,透過說、寫之間看到自己,使我對自我生命產生一種新

為誰而寫

在媽媽過世這麼久後,其實我從來不敢認真地回想跟媽媽相處的種種,認真 地回想這些事,總是令我坐立難安,莫名的想要逃避,寫起故事來總是斷斷續續, 在電腦打了幾個字就停了下來,有時候甚至讓自己沈溺在玩樂中,就只是為了舒 緩這樣的焦慮,害怕觸及自己的內心,害怕自己陷在難過的情緒無法自拔,所以 我寫故事時我總有很多害怕,直到聽到阿寶老師說:「故事是為自己而寫」,我想 起曾讀過日本電影大師—黑澤明的自傳《蝦蟆的油》中寫到,當時關東大地震, 各地災情慘重,當時黑澤明住家附近因地震剛發生過火災,哥哥邀他到附近火災 的廢墟探險,廢墟之中屍體遍佈,當時黑澤明因為害怕不由自主地移開視線,結 果不斷被哥哥責罵:「明,好好看著!」、「仔細看著!明」,到家當晚他本來以為 會惡夢連連,結果沒想到一覺安穩到天明,這奇特的經驗讓好奇的他問哥哥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哥哥說:「因為不去看恐怖的東西,才會覺得害怕,仔細看清楚後 哪有什麽可怕的? |,,正因為恐怖,所以是一趟為了征服恐懼的遠足。如果我不去 直視我內心的害怕和恐懼,不能和那個擔心受怕的自己在一起,而選擇逃避,我 就只能對這些無知抱持著恐懼,那我從何去看到真正的自己,生命的對話就不可 能產生,為了我自己,我不會再轉身逃跑,我會和那個害怕的我自己在一起,這 是屬於我自己征服恐懼的遠足。因此,我開始有勇氣寫下這些縈繞我心頭的事, 雖然我有很多的害怕和不安,但學會面對正是這些故事的起點。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痛苦後的孓然一身

一、起點

對於論文該從哪裡開始,其實我一點頭緒都沒有,就像要去旅行沒有規劃, 我該從哪裡去回答我自己這個問題?在跟陳賢寶老師討論論文時老師說:「就從自 己最有情緒的地方開始吧!」,這讓我想到我的媽媽,總以為我已經跨過對親人過 世的哀傷,但每當課堂上討論到媽媽,當要說的時候我卻哽咽了,說不下去了, 媽媽……,我有時候很想念她,有時候又很氣她,可是在她走了之後好像我只能 難過,我只能去想一些正面的事情去鼓舞自己,但為什麼不能像演講者侃侃而談 一個對我生命這麼重要的女人?為什麼我不能在說到她的時候坦然以對?這些眼 淚到底還想有什麼話要說?我想我就從把我媽媽說清楚這件事開始我的敘說。說 起媽媽,還是不得不提起媽媽生病的那段日子,雖然已經過了很久,但現在想起 來仍是記憶猶新。

二、心亂如麻

在我高中後踏上了成為軍人的道路,人生第一個軍事的洗禮就是入伍訓,為 期兩個月離家的生活,一個對軍旅毫不知情的我,就是去做,沒什麼特別的信念, 我只知道踏上軍旅這條路後就不會回頭,即使遇到困難或挫折,我還是會一直走 下去,所以我並不害怕,也從沒想過逃避,當時我不想如果,因為眼前的訓練和 鍛練是如此真實,我沒有否決的餘地,繼續完成訓練,我的方向很確定,我知道 我的目標在哪裡,所以我不投降,我一天最期待的是有機會打通電話回家,雖然 那時因為媽媽要求我來讀軍校,讓我很討厭她,但在入伍訓時我又很想念我媽媽。 令我最印象深刻莫過於入伍訓後第一次懇親會,媽媽看起來無精打采,但臉上還 是掛著笑容,我感覺到怪怪的,我當下想笑但笑不太開,在跟爸爸獨處時我問了 爸爸, 我:「爸,媽媽麼看起來有點憔悴?」

爸:「媽媽身體有些狀況,你不要太擔心。」

我:「可是怎麼看起來好像有點嚴重?」

才知道媽媽得了癌症,我聽完當下心臟跳得很快不知道該說什麼,看到媽媽一回來我就問媽媽身體還好嗎?她也只是笑笑的跟我說不要擔心,隨著懇親會的進行,在眾人的喜悅中我跟著微笑,但我的心就像綁著石頭沈入水裡,再也浮不上來了。在家人走後一切又回歸訓練,我也沒有心思多想,我只知道我該認真去完成入伍訓。在入伍訓結訓所有人開心地回到家,我卻是抱著忐忑的心情回去,一回到家,看到媽媽光著頭躺在躺椅上,我裝作我很鎮定地關心媽媽,我回到房間整理我的行李,我卻一邊整一邊掉眼淚,我很害怕,害怕會失去我最重要的親人,所以整個假期我幾乎都在家裡陪著媽媽,我突然感覺到生命的有限和突然,家人的重要在心中瞬間變得很大,很大。

入伍訓結束後回到學校,回到學校很多事要學習,心裡總是被基本動作、回報、陌生的學長姐、課業學習等填滿,在家中低迷的氣氛一時之間我好像忘得一乾淨,雖然偶爾打電話回家,媽媽在電話中問:「我適應的好嗎?功課還好嗎?」, 我都說還蠻習慣的,頂多跟媽媽抱怨一下學科很多,其他感覺都一如往常,彷彿 那個難過的經驗不曾來過。

直到某天,家裡突然打來電話說叫我要回去看一下媽媽,電話那頭鄰居的阿姨說話很平靜,叫我不要急,回來再跟她聯絡,但是那瞬間腦袋裡似乎嗡嗡作響,心臟有種緊縮的感覺,呼吸的每一口一都吸的特別長,身體脈動的起伏異常明顯,我很倉促的跟學長姐報告,請完假後很快地就拿到假單,那天台北下著雨一位旅部學長陪著我走出去,他說叫我別急慢慢來,說了一些安慰我的話,但我卻問了學長站哨的要領,因為前幾天我第一次站哨守則不熟,我還問了他衛哨守則怎麼背,他告訴我先背第一個字的要訣,當下即使只是短暫的逃避,也都讓我快要滿

出來的心情能稍微平靜一些。在坐高鐵回去的沿路上心情卻很平靜,天氣從陰雨天慢慢變成了晴天,鄰居的阿姨載我去義大醫院的時候,看到媽媽坐躺在床上休息,我噓了長長一口氣,緊繃的感覺瞬間消失了,看起來並沒有很糟糕,內心頓時踏實很多。

三、漸行漸遠

在我大一下開學後媽媽的病情其實已經逐漸好轉,原本懸在心頭的事又能漸 漸放下了,恢復健康後媽媽又恢復到以前的媽媽,她又開始工作、操持家務,藥 物的療效看起來她恢復得很好,即使靠標靶治療的藥物,也能很健康的生活。但 到了大二學期後半段,媽媽的身體又開始出現了狀況,在去住院前,她自己去檢 查後才發現,癌症又擴散了,醫生建議媽媽用化療,但媽媽寧願吃藥,也不想去 化療,因為第一次治療時,經過化療掉髮、人變瘦、嘔吐、身體虛弱,媽媽說什 麼都不願再去經歷一次,原本還在工作的她,停了工作在家休養,而媽媽能比較 安心放下工作是因為我讀軍校,剩姊姊的學費要繳,負擔就沒那麼大了,媽媽變 得比較常和朋友去玩,或跟姊姊一起去吃美食,以前回家媽媽都會煮菜,但是她 也慢慢不煮了,她想煮的時候才煮,她也總是語重心長地跟我們說要好好照顧自 己,而且很常跟我說一句話,「媽媽以後過世你一定是最可憐的,你看你爸爸和你 姊姊都會顧好自己,你還傻傻地,自己生活都顧不好,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每 次聽完我心裡都沈沈的,臉上的眉頭總是皺在一起,我總是只回「嗯」,媽媽臉上 只是無奈的笑一笑,原來我總是讓她放不下心,我本以為我能照顧我自己,沒想 到還是讓她擔心。即使知道這個壞消息媽媽自己還是很鎮定,而我自己卻是心情 很複雜。

我永遠記得我做了一件我自己很後悔的事,就是在一次中秋節的長假中,我 沒有回家,我到基隆的朋友那邊住,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很不想回家,想去找朋友 玩,但其實也不是真的去玩什麼,就是去他那邊借住,好像很充實又好像很空虛, 聽音樂、看書、玩電腦、逛夜市,很快樂又很不快樂,這段期間媽媽曾經打電話給我,問我長假怎麼沒回家,我只是說功課很多,快考試了我要多準備一下,媽媽也關心我,我也問了媽媽的身體狀況,提醒她要多住意身體,掛完電話的當下我的心理是很不踏實的,我做什麼都有一種空空的感覺,一種抱著罪惡感的感覺。我其實在想為什麼我不回家?我雖然難過,但我卻不回去陪我媽媽,卻虛度了這些時間,在這些有限的時間裡,我竟然還這麼任性,我到底在做什麼?在這些難過跟自責中,我發現其實是我自己不願面對,面對這個沈重,面對這個壓力,我才知道在生命的面前我是那的懦弱。

媽媽經過一段時間的標靶治療,但似乎沒有太大的效果,媽媽又回到醫院, 而姊姊和爸爸輪留去醫院照顧她,一個要上班,一個要上課,兩個人就這樣輪留 過去醫院,他們真的太累了,姊姊跟我說讓我請個假回去照顧媽媽,到左營海軍 醫院後看著媽媽和爸爸說話那麼有精神,還能生氣,我很高興,這幾天在醫院和 家裡來來回回,但我心裡很踏實能去照顧媽媽。後來醫生跟媽媽說還是要做化療, 媽媽堅持說不做要回家休養,我也不希望媽媽這麼難過,而且媽媽做的決定其他 人是很難去左右她的,在醫院一個月後就回到家裡休養,媽媽從多休息,多吃營 養品,甚至後來還租了一台氧氣製造機,吃東西從咀嚼變成流質的物品,躺在床 上一直說很熱,一直流汗,有時候很難睡著甚至在床上低吟,爸爸和姊姊在家都 輪流照顧媽媽,媽媽說他很想我,可是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只能休假回來坐在 她身邊,握握她的手,有時候她難過,我也只能跟著難過,我真的不知道能幫到 媽媽什麼……。但她還是用她的微笑在回應我,用最自然的她,用我所認識的她 回應我,可是我很害怕,因為我感覺得到好像快要失去她了。媽媽跟我說她到不 了四樓以後要幫她擦地版,爸爸說媽媽不適合爬樓梯,要從二樓房間搬到一樓客 廳睡,媽媽身體不好要多在家裡休養,媽媽身體不好不能煮飯,媽媽平常不常來 家裡的朋友也常常來看她,媽媽吃東西不太能咬要吃流質的東西,媽媽在床上下 不了床,媽媽身體很熱很難睡著,媽媽的頭髮越掉越多,媽媽說話越來越沒力氣, 越來越多的不能和不行,卻也沒有誰能改變什麼,看到一個生命漸行漸遠,一個 跟我生命緊密相關的親人,我感到害怕和難過,我知道人生有盡頭,但沒想到現 在卻已經在盡頭的旁邊,一點一滴的經歷著這一切。

直到9月28日,媽媽在床上很不舒服的呻吟著,我們幫她戴著氧氣罩讓她呼吸能順暢些,只是她面容越來越猙獰,往昔皮膚的光澤和臉上的表情,不論是生氣、笑容、難過,什麼都沒有了,只是很痛苦地發出聲音,我在旁邊叫喚她,握著她的手,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聽到,我緊握她的雙手,感受她手的溫度和力氣,在家人的安撫中,救護車來了,媽媽趕緊被送到醫院,用許多急救器材去維持生命,在旁邊聲聲的呼喚都得不到回應,好像有什麼東西越走越遠,越走越遠,那些能感受到,能掌握住的東西,在我掌心逐漸逝去,呼吸,連僅存能知道媽媽活著的呼吸聲也悄然無聲,但我卻一滴淚也沒流,一句話也沒說,我想我是呆住了……。

四、母後七日

不久媽媽的大體就被載回家,一下子好多人都到家裡捻香,家裡突然因為媽媽的過世變得好熱鬧,有很多許久不見的親戚、老師、阿姨、叔叔都過來家裡,安慰我,為我打氣,常常都要用笑容去回應他們,整天沒事就是一直折紙錢、蓮花,要記得時間去燒紙錢,要注意香有沒有斷,幫忙佈置法事的會場,到了晚上舉行了一連串的傳統喪禮,批麻帶孝,三跪九叩,然後幾天後到火化場火化媽媽,道長要求家人要一人檢一塊媽媽的骨頭放進罈裡,看著成堆的骨頭和灰,夾了一塊放到罈中,原來這就是生命剩餘的重量,怎麼那麼輕啊!隔天在溼冷的天氣中帶著媽媽的骨灰去埋葬,在悼念的儀式上接受許多人的致意,一個又一個莊重哀戚的面孔,有的人甚至抱著我哭,不知道是太累還是怎麼了,我並沒有因為現場氣氛的感染而流下眼淚,在多天的法事和告別式,附近的街道佈滿了垃圾,在親友和道士等許多人離開後,爸爸、姊姊和我,我們把周圍街道地上的垃圾逐一的

清理,然後回到家裡把這幾天髒亂的家裡做一個打掃,從四樓一路掃到一樓,整理出來的一堆垃圾,我騎著機車淋著雨去垃圾場丟垃圾,買了晚餐回到家裡吃完飯,呼!好累,我回到房間裡想要好好休息,但我沒有開燈,靜靜的坐在地板上,一瞬間突然好像有什麼東西襲上來,我的心被壓得很緊,就像傷口突然有了知覺,那股痛突然就這樣蔓延開來,眼前一片模糊,忽然間我淚流不止,我不斷啜泣,但卻不敢發出聲音,家裡很安靜,少了一個撈叨的聲音,但回憶和情緒一時之間湧上我心裡,開心的、難過的、感謝的、不諒解的,好多好多的漣漪,卻只有我自己,再也無法說清。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一章 媽媽

再次去經驗與母親離別,真的是一件痛苦的事,阿寶老師問我說,好好的思考母親的死亡帶給了我什麼?而我自己的眼淚是還想訴說什麼嗎?一時之間讓我陷入沈思之中,我不斷思考媽媽對我來說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在她離世的這段時間,我總是陷在難過之中,但我跟媽媽的情感就只能是這樣嗎?於是我開始思考我自己對母親的情感,試著開始回想起與母親相處的那些時光。

第一節 服從

小時候因為爸爸在國小教書,所以為了接送方便雖然我們住橋頭,卻跑到梓官去上學,自從上了小學開始,媽媽就很關心我的作業,時常陪我溫習功課,媽媽說:「要好好用功讀書,不然以後怎麼會有出息呢!」。有一次放學回家,我只顧著玩都不寫作業,媽媽突然拿著不求人狠狠的打著我的手心,手掌整個又紅又痛,還被叫去罰跪,我跪在地上面對牆壁,哭到呼吸好像吸不到空氣或是像嗆到一樣,嚇的我再也不敢不好好寫作業,這可能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凶的媽媽,自此媽媽的威嚴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中。

小學時,為了要培養我們的定性,媽媽帶我和姊姊一起去學書法,當時也是 矇懞懂懂的,就跟著去寫字,其實那時候我也不懂什麼寫字,就是依樣畫葫蘆,老師說我寫得還不錯,常到處參加書法比賽,每場比賽幾乎都是媽媽陪我去,幫 我準備書法用具,甚至畫墊紙的九宮格,每次去比賽媽媽好像比我還緊張,媽媽都會跟其他的媽媽都會互相說誰的小孩不錯,到了比賽現場外面總是站著一大堆的家長拼命往場地看,每個人都面色凝重,讓我每次去比都不像平常練習時發揮得好,被看著寫字的感覺讓人很緊張,很不自在,休息時間媽媽都會跟其他的媽媽都會互相說誰的小孩不錯,我只能在旁邊傻笑。

隨著年紀的增長,周遭的人越來越厲害,媽媽有一次跟我說六年級有一個寫 書法很厲害的姊姊在課業上對自己要求也很高,在國語練習寫字的作業簿上,因 為寫得不夠好不斷的寫完擦掉,告訴我也要好好跟那位姊姊學習,不要整天只顧著玩,我想這位姊姊也太有病了吧!寫字不是因為想要字好看才寫嗎?又不是每次都能寫到最好,幹嘛這麼自虐,這樣寫字應該不開心吧!可是媽媽的話不能當耳邊風,不想在那塗塗改改,我就一次寫好,令我無奈的是,沒想到寫自、寫書法也變得跟讀書一樣很累人。

在和媽媽的回憶中,沒想到最深刻的是恐懼,嚴肅、憤怒的臉孔使我感到害怕。去參加書法比賽中,眾目睽睽之下,彷彿喚起我被媽媽注視的記憶,感到的是心虚和退縮,無法篤定的付諸心中所想,更多了許多對自我的不確定和懷疑,產生了緊張和不自在。在媽媽對我寫字的要求中,即使我體認到「這樣寫字應該不開心吧!」,但是旋即害怕媽媽生氣的我,馬上提醒我自己「可是媽媽的話不能當耳邊風」,在衝突的過程中我開始學會了順從和屈服,讀書和寫書法並不累人,真正累人的是為了避免媽媽的生氣,不斷在斟酌的我,不再是恣意翱翔,而是步步為營。

第二節 分裂

小時候媽媽常會帶著我去菜市場,市場賣菜的阿姨或是鄰居他們都說我像媽媽,因為我臉圓圓胖胖的長的跟媽媽很像,外公外婆也這樣說:「冠佑憨您母阿咖形,姐姐憨爸爸咖形」,媽媽聽了很開心,聽他們這樣說,我也相信我跟媽媽很像。

到了小學的時候別人還是說我跟媽媽很像,不過這時候這麼說是因為我很節儉、很乖、很認真,所以說我跟媽媽很像,姊姊比較沒存錢的習慣,個性也比較直接,做自己想做的事,比較愛玩,所以跟爸爸很像。而媽媽也常跟我說「千萬不要學你爸爸那樣」,要跟對面的叔叔學不要有不好的習慣抽煙、喝酒、賭博,要多顧家,不要只知道往外面跑去找朋友,媽媽每次這樣說的時候都很生氣,很生氣,我就會想爸爸怎麼會這樣,一定是他不對,讓家裡氣氛這麼糟糕,我心裡也蠻認同的,怎麼可以不顧家呢!這些壞習慣會讓人討厭的,至少媽媽就是其中之

一,我心裡想「對!絕對不能學。」

但有一次晚上在家裡吃完飯,爸爸端著碗盤要去廚房,我看到地上有塑膠袋, 我馬上提醒爸爸小心前面的垃圾袋,結果媽媽突然跟我說:「這麼關心爸爸喔!以 後你會不會關心媽媽阿?」,我愣了一下,我突然意識到我這麼做錯了嗎?我不該 提醒爸爸要注意嗎?媽媽這麼說是因為爸爸這麼壞我還這麼關心他,這是不對的 嗎?從此我不敢對我爸爸表現得太關心,我怕這樣做又會傷害到媽媽,在家中這 似乎也是一個不對的行為。

國小時常常好幾個男生在一起打籃球,有時候學校的老師也會一起加入,那時候我漸漸長高,也變瘦,一位老師說:「哦!跟你爸越來越像了喔!」,我先是愣住一下,才笑著回應老師,不過我心裡想,也許是變高變瘦有點像吧!但是個性才一點都不像呢!

這個像從以前到大學我深信不疑,我就是我媽媽,我姐就是我爸爸,所以從以前姊姊很多想法都跟我不同,像我覺得壓歲錢要存起來不能亂花,姐姐在國小三、四年級還這麼做,但大一點之後她就會規劃要花錢去買什麼,對於拿到的這些壓歲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媽媽卻不是很開心,長常常念姊姊亂花錢,媽媽對著我說:「以後你要注意點錢不要像你姐姐這樣錢亂花,沒事就好好存起來。」,為了不要被唸到臭頭,我幾乎都乖乖的把錢存起來,很少會想到說我要拿著些錢做什麼,存這些錢目的其實我只是不想討罵挨而已。

在國、高中讀書階段我們兩個的差別更大,姐姐喜歡和朋友出去玩,功課並沒有很在意,時常被媽媽唸都不好好讀書,以後看是要怎麼辦,而我很認分守己的讀書,努力讀,用力讀,我和國中同學因為家住附近,所以在放學或週末,我都還能找他們打球還是去打電動,但到了高中同學住在各個地方,和他們出去都要花費,而且離家很遠又要花一筆錢,這樣會被媽媽唸,所以我都很早就回家。我那時候非常相信我這麼做沒錯,要好好努力上進,不然以後怎麼會有出息呢?只是我也羨慕其他同學,他們都開心的一起出去玩,大家都有好多話題可以聊噢!

好羨慕他們關係這麼好!我有時候也很納悶,為什麼我在走對的路,但為什麼我有點孤單,有點落寞,這樣的他們功課沒很好卻很開心,在學測前我就很納悶了,在考完後我又更納悶了,因為我失敗了,學測我考得並不好,想去唸得學校都上不了,讀書這條路上的失敗使我徬徨。

這個跟媽媽很像,到底像在哪裡?其實我覺得有點四不像了,個性像?我覺得媽媽比我果斷,比我更知道我想要什麼。節儉像?我很節儉,努力存錢,但我不像媽媽知道要花在什麼上面,我的錢甚至是媽媽都替我想要怎麼用,我節儉是一個沒有目標的行動。情感像?我覺得媽媽是個情感分明的人,她對愛的人義無反顧,對恨的人冷眼以待,而我不希望和其他人陷入僵局,我總是想能有所溝通。信仰像?其實我沒有,我對這些繁文褥結很討厭,媽媽總是記得什麼時候要拜拜,對信仰的寺廟很虔誠,但其實我沒有,媽媽總說有神明在冥冥之中保祐我,我不應該這麼鐵齒,我並非不相信鬼神,而是我更相信我應該要靠自己,因為我很相信即使求神拜佛,如果你沒有努力是不會有結果的,那既然如此又何必去求,應該是做吧!所以我對宗教既相信,又不信,信的是我相信祂的存在,不相信的是人要祈求的東西有那麼多,求不完的。漸漸得我發現這不是像,其實我只是在完成媽媽的期待,這種不得不的連結讓我很憤怒,我難道沒有一點自己想要,或想做的事嗎?我告訴自己有一定有,所以我告訴自己我不應該再這麼像媽媽下去了。

在學測後有所選擇科系的機會,我要去做做看自己,我跟媽媽說我想選跟資訊有關的科系,媽媽馬上跟我說那個東西進步很快,你要一直學才能跟上人家腳步,而且畢業之後你又不一定找的到工作,其他人都在那個行業混那麼久了哪輪的到你,我的選擇竟被說得一無是處,媽媽又說如果我選擇讀軍校,就可以少付一個人的學費,家裡的壓力也就會減輕不少,我又開始猶豫了,我甚至懷疑我做的決定,為了減少家裡經濟的壓力和父母的爭執,我又妥協了,我發現自己變了,好像是一具機器人,只知道要前進,變得沒有期待,沒有害怕,也沒有想法,好

像當這個角色扮演下去沒有回頭路,就很難脫離它的輪迴往復,只能低頭做下去, 甚至連我自己都在幫它附和對,這是對的。

我時常埋怨媽媽,為什麼要逼我去選軍校,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件事,讀軍校看似有很好的前景,但老實說我更希望媽媽支持我的選擇,去讀我想讀的系或指考,但媽媽總是一直跟我說我能減輕家裡的負擔,我知道媽媽因為爸爸的關係,一直很煩惱錢的事,我好像只能去妥協,但對於未來卻很沈重,對於認真當20年軍人這件事,我自己沒有把握,媽媽卻一副很有把握地跟我說這件事,我不喜歡這種肯定感,而我也一定要這樣把握住。

媽媽和爸爸關係之間的角力拉扯著「我」,原本在面對爸、媽有著我自己的情感,但漸漸的被撕裂成兩個部分,我僅能認同媽媽認同的部分,而極力打壓對爸爸認同的情感,當這種分裂被我自己意識到時,我曾試圖去反抗,但沒想到最後我仍選擇了屈從,因為我連我自己原本的樣貌都已不認得,現在的我只剩下一半了。

第三節 牢籠

媽媽過世後回到了學校,我努力地鍛鍊我自己,不論是單槓、三千、伏地挺身、仰臥起坐,我突然能持續不懈地鍛鍊自己,我總會想再多做一點會怎麼樣呢?再跑快一點會怎麼樣呢?我整個人突然像個脫韁的野馬,但我的想法和期待都沒了,我沒有該對誰負責,一時之間軍校的目標成為了我的方向,就像一個替代的媽媽,給我指引,給我方向。但有時我會想到媽媽,有時候我又會很恐懼媽媽在家裡痛苦的畫面,有時在我跑步奔馳時一閃而逝,我以為我忘了,但沒想到這個陰影已經如影隨形。

在母親過世後才發現我對媽媽非常的依賴,有問題的時候媽媽常會幫我想最好的決定,關心我的身體比關心自己的還重要,帶我去拜拜保佑我身體健康,工 作順順利利,有媽媽在家就有一種安全感,但這些隨著她去世後一點也不剩了, 我也才明白我一直倚靠在媽媽身上,突然之間我要自己面對很多事,我才發現這些事不是第一次發生,卻是我第一次要自己去面對,不論是在對人,對事,以前我有媽媽可以問,現在我要自己去想,在人際關係上,在生活上,我表現得都很笨拙,我才知道我從來不知道怎麼照顧自己,但當我有機會面對自己的時候就像在茫茫大海一樣,該去哪?該做什麼?有什麼目標?有什麼規劃?都沒有方向,我對我自己是很惶恐的。

媽媽不在後,我突然跳出了認同的牢籠,但我卻沒有感到自由,而是對一種 茫然未知的恐懼,我開始橫衝直撞。被囚禁的人以服膺於囚禁者的規範為目標, 在牢籠中我的想法是被餵養的,而當被宣布釋放獲得自由的同時,生存的目地瞬 間獲得了滿足,也不再有所謂的規範,對於他人來說是種自由的開始,但對被囚 禁的人來說是開始了不自由,因為失去生存的目標,同時又找不到新的目標,這 種狀況是令人難耐的,所以我的碰撞不是為自由碰撞,而是在找尋另一個牢籠, 一個讓我能以順從作為目標的牢籠,於是軍校成了我新的牢籠。

第四節 鎮壓

在回憶我和母親相處的片刻,在一次和阿寶老師的討論中,老師跟我分享了他的感受,那是一種被鎮壓、壓迫,聽到這個回覆我有些驚恐,我和媽媽的關係是種壓迫?老師介紹我閱讀了《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我才理解到何謂壓迫。當時第三世界的人民在擺脫殖民統治後,仍不能真正的獲得自由,有的人選擇學習壓迫者壓迫他人,有的人則選擇依賴壓迫者,繼續受他人壓迫,並沒有在解放中獲得根本的自由,此書的作者保羅佛雷勒寫這本書,是為了幫助第三世界受壓迫的人民,找到真正的自由,其目標在於擺脫「囤積式」的教育,告訴人民要能主動思考辯駁,要能「提問」,要能「對話」,而不是一味的接受外來知識的灌輸,幫助人民從「為他人存有」,轉變為「為己存有」。壓迫就是使對話不能的一言堂,讓人不能做為自我的主體,僅是世界知識的載體。重新回看和媽媽相處的故事,

媽媽在生活中不斷否定我的想法,甚至對我的想法生氣,讓我漸漸對於表達自己 的想法感到害怕,對於決定自己想做什麼都感到懷疑和害怕,以至於失去媽媽後 沒有自我的方向感,不斷地尋求一個答案,一個方向。這種對自由的害怕在《受 壓迫者教育學》中做了一個詮釋:

對於恐懼自由的感受,其擁有者不一定會覺察到,但會使得他處處 戒慎恐懼。這樣的個人在現實中總想尋求避難所來保證自己的安全,他 或她寧可將自由視為危險的(方永泉譯,2007:68)。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選擇認真讀書、寫書法、就讀軍校、做一個好男人等,這些許多媽媽替我做的決定,正是我尋求安全的避難所,讓自己失去選擇,失去自由,換取自己的心安,這一道一道的命令,正是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關係中的一個基本要素—規定 (prescription)。《受壓迫者教育學》提到:

每道規定都代表了某個人將其選擇「強加」於其他人身上,規定意味著改變被規定者的意識,使其能符合於定規定者的意識。所以,受壓迫者的行為其實是一種接受規定的行為,它所遵循的是壓迫者的指引(方水泉譯,2007:77)。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我也才明白我眼淚中除了難過之外,也隱含著對媽媽的恐懼和憤怒,甚至在媽媽給的選擇中,連我自己都開始否定自己的選擇,開始去附和媽媽的想法,「我發現自己變了,好像是一具機器人,只知道要前進,變得沒有期待,沒有害怕,也沒有想法,好像當這個角色扮演下去沒有回頭路,就很難脫離它的輪迴往復,只能低頭做下去,甚至連我自己都在幫它附和對,這是對的。」,而這種自我貶抑也是受壓迫者的一項特質。

這種自我貶抑是因為受壓迫者講壓迫者對其看法加以內化。由於他 們常聽壓迫者說他們是一文不值、一無所知,也不能學到任何東西—他 們是令人厭惡、懶惰的、不事生產的—到最後,受壓迫者會變得真的相信自己的無能(方永泉譯,2007:97)。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這種想法使我自己無法為自己做決定,容易對自己的許多想法感到不確定, 使我無法使我自己是一個令人放心的人,因為我無法使自己放心。除了貶抑之外 最後甚至將自己物化,稱自己僅僅是一個機器人,我只能依賴我的媽媽。

對於受壓迫者而言,在他們存在體驗的某個時刻裡,所謂的存有並不是去像壓迫者,而是去位居於壓迫者之下、去依賴壓迫者(方永泉譯, 2007:99)。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如今再次述說這樣的經驗,並非要評論母親的對錯,而是要陳述自我心中的感受,並讓我自身能直視這個感受,在媽媽和我的故事當中,我們是共同的作者,但當作品完成之時我們都彼此完成了表達,但如今我站在了閱讀者的角色,我將以我的觀點對故事進行詮釋,這個重新賦予故事的意義如同羅蘭·巴特(1968)提到「同作者已死」的概念:

- 1. 文本不同於傳統作品,它是語言創造活動的體驗
- 2. 文本突破體裁和習俗的窠臼,走到了理性和可讀性的邊緣
- 3. 文本是對「能指」的放縱,沒有匯攏點,沒有收口,「所指」被一 再後移
 - 4. 文本呈現紛紜多義狀,它呼喚的不是真理而是拆解
 - 5. 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頭,也不是文本的終極,文本和作者無涉
 - 6. 文本向讀者開放,由讀者所驅動和創造
 - 7. 文本就是一切,文本是語言遊戲,一種快感的體驗。

在文本中,空間是流動的,沒有時間的向度,不停留於任何一點; 文本也是開放的,所以能不斷創造衍生不同的意義,也因為意義不停的 創造中,而其最終意義也無止境的被推延。從 Barthes 的觀點來看,文本乃是多義的、多詮釋的。

在回看這些故事中我並非尋求一個全面的答案,而是認清故事對我的意義,並解構我的框架,讓我自己生命的位置產生挪動的可能,這些經驗詮釋對他人或許偏頗,但對我卻是無比的真實,在真實面對自我感受的這件事情上,我才懂得如何與自己相處,不忽略自己的感受,身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多種情感,不是拘囿在社會值下的是非對錯,因孝、愛而委屈自我,不能恨,不能厭,認識屬於人的自由,一直以來我的自由被剝奪,但當我獲得自由後,有機會為自己做選擇時,卻又對自由無比的恐懼,因為擁有這份自由,我亦將承受我應負有的責任,享受自由的快樂,但也要為自己負責,將選擇交與他人,是我為自由的卸責,如佛洛姆所說:

原來,在人成長的過程中,由於切斷了與母體、他人的聯繫,因而 缺乏先前的相與感、安全感,日趨孤獨,甚而導致個人放棄其獨立自由 的傾向,而希望與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他缺乏 的力量,這種放棄獨立自由的傾向就是逃避自由(陳學名譯,1987:3) 摘自《逃避自由》

人是逃避自由,而非失去自由,擁有自由的恐懼,有時比失去更甚。這些和媽媽相處的理解,是要去對這段關係命名,自身的行為將不再只是一種抽象的狀態,而當我發現我行為的脈絡,也開始可以去調整、產生新的行動,行動將有所方向,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作者保羅·弗雷勒所說:「每個人都贏回了他自己的權利,去說自己的話,去命名這個世界。」,我將從這個認識後,開始去建構我的世界。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二章 爸爸

第一節 負責

回想完媽媽的故事後內心相當複雜,當時內心充滿了對媽媽的不滿和憤怒, 在說完這些故事的時候,還是很吃力很難說完的,甚至在激動處還是眼淚直流, 阿寶老師告訴我這些回想可以先緩一緩了,並跟我說現在我有很重要的一件事需 要去做,就是去認識我的媽媽。

我驚訝的問了老師:「難道我的這些認識還不夠嗎?」

阿寶老師:「我想你自己的部分已經很充足了,但是認識你媽媽的不只有你啊! 要不要試著去問問別人對你媽媽的想法呢?」

我還能問誰呢?為什麼這麼問呢?讓我先說說內心的忐忑吧!我一直記得到了高中,家裡像是暴風雨中的港阜,每個月的月初都是很緊張的時候,家裡的氣氛都會變得很凝重,等到爸爸拿著一疊藍色的鈔票交給媽媽後,這場戰爭就開始了,媽媽開始會對每個月拿出來買菜錢的多寡提出異議,說爸爸在外面都亂花錢,自己留那麼多錢花,也不替家裡想想,爸爸就會反駁說拿出的錢已經很多了,每次媽媽都嫌錢不夠。

可是在每個學期要繳註冊費都是很掙扎的時刻,我高中,姊姊大學,我們竟然需要擔心交不出這筆錢該怎麼辦,最後爸爸和媽媽討論決定一個人負責一個,媽媽負責我,爸爸負責姊姊,在某一學期需要繳錢的時候,爸爸竟然拿不出姊姊要繳的錢,姊姊很緊張,媽媽也很擔心,爸媽開始爭執不休,媽媽吵到流淚,媽媽一直在家裡罵爸爸,爸爸一氣之下也出門,姊姊不知到該如何是好,我害怕的在一旁聽他們爭執,聽媽媽的謾罵,家裡什麼時候變成如此……,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我很生氣,我對爸爸很生氣,他怎麼這麼不負責任,他不是該照顧這個家,該對這個家有責任嗎?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徹底地否定了我爸爸,他為什麼

這麼殘忍,對媽媽這麼慘忍,對我們這麼慘忍,難道他感受不到家人的煎熬嗎? 我不禁懷疑到底是玩樂重要,朋友重要,還是家人重要,這不是淺顯易懂的答案 嗎?不是家人嗎?他作為一個育人子弟的老師,他會不知道嗎?為什麼我感受到 的答案遠不是如此,到底是什麼讓他要放下家人,我痛苦,我憤恨,我否定他的 人,他的朋友,他的一切,他晚上總是喜歡出門,他總是和朋友有約,但和我們 呢?在家的時間竟無話可說,只要一說話就容易和媽媽針鋒相對,他和我們說話 就想教我們,教育我們,但是我跟本不想你當我的老師,跟我說這些道理,難道 我會不懂嘛?你跟我說的道理,卻是你在違背,這一直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 因為你是我的爸爸,我不能說什麼,我很痛苦,但我卻無話可說,媽媽的失望和 難過,我能安慰她什麼?她又能聽我說什麼快樂的事?她跟本就不快樂,我怎麼 讓她快樂?我只能跟她一起痛苦,一起沈默,一起嘆息,聽她謾罵,做一個沈默 的附和者,我能說什麼?若作為一位小孩,我希望爸媽好,反而會讓媽媽認為我 不站在她這邊,媽媽可能就會和我切割,讓我很害怕,而我又要怎麼維護一個我 已經不喜歡的人,如此的自相矛盾,我可能就是一個人痛苦,與其選擇一個人痛 苦,我選擇和媽媽一起痛苦,但這痛苦好像沒有盡頭。我和姊姊希望媽媽快樂, 我們甚至認為她應該去離婚,但是她卻說為了我們要等到我們長大再說,這一瞬 間好像責任在我,我無言以對,這是我的錯,才會讓她這麼痛苦,是因為我的長 不大是個錯誤,媽媽很關心我,但是我更難過,我都已經不知道是我自己該難過, 還是為了他們的這段婚姻難過,我只知道很痛苦,回到家不是喘口氣,而是要深 吸一口氣,到底還能說什麼?

在我高中那段時間,家裡為了註冊費的事,爸爸和媽媽幾乎每天吵架,每天都能聽到媽媽講一些諷刺爸爸的話,爸爸有時候會回個一兩句,但是常常都是不說話,吃完飯就開著車出門了,媽媽總是告戒我跟姐姐說:「沒事不要結婚,跟姐姐說要結婚人就要找對,冠佑你要結婚就要好好顧家,不要整天只會往外面跑,不然就不要結婚,結婚有什麼好,要不是要顧你們兩個早就離婚了」,每次聽完我

都覺得很沈重不知道要跟媽媽說什麼……,好累,你好累,我也好累。

在媽媽過世後,當我放假回到家,爸爸在出門的時候總會說「你處理喔!」、「你自己處裡喔!」,告訴我打理家裡、自己準備晚餐、記得要去拜拜,我心裡總是很怨懟,我都會想為什麼到現在為什麼你還是總喜歡出門,即使母親過世難過,但你依然每天出去從未間斷,出去做你想做的事,和你的朋友出去玩,總是到很晚,不然就是隔天早上才會看到人,然後過了中午或傍晚又出門,看到爸爸的身影總是如此短暫,我常想爸爸在媽媽過世後的心情到底是什麼呢?我不禁想起了媽媽對我們家的比喻,家就像是旅館,房客來來去去,裡面只有會服務和清掃的員工,客人負責休息,時間到入住,時間到退房,人來來去去,有交會,卻沒交集。

家,媽媽在的時候家還像個家,就像燈塔在那守護著這座港口,但在她去世後港口已經失去了指引的燈,其實在我漸漸長大的時候,港口就已經開始漸漸殘敗,要不是媽媽還在,也許早已分崩離析了吧!我印象中和樂融融的家,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中,逐漸地沖散每個人的心,在這房子裡留住的只是有驅體的空殼,這些衝突從我小時候開始慢慢發生,最後一發不可收拾。對家人這些不滿和憤怒之下,到底我還能去問誰?我不斷的跟老師說我不知道怎麼問,老師跟我說:「沒關係!你先試試看。」為何老師要一直跟我這麼說?在老師推薦我看的一本書中一《變的美學》我獲得了一些理解,書中提到了人的認識論在大體上是屬於線性的因果關係,但這將使我們看到的是完整事物的片段,但若採取非線性的認識方式,運用一種系統化、生態性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將使人對事件的詮釋產生不同的層次,讓我思考到我跟媽媽的關係,如果僅止於我媽媽影響了我什麼,我對我媽媽的認識將僅是片段,如果回到媽媽和家人、親戚等人的相處關係上去認識,那個不同層次是什麼?還是憤怒嗎?貝特森(1979)指出:「故事是連結性中的一小環或複合體,而我們稱之為關聯性。」藉由將故事至於不同的情境,我們為自己的行為建立脈絡,並賦予意義及架構,所以為了這個探尋,我必須再去認識其

他人所認識的媽媽。而我也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做不到,才發現其實不是不能,是不想,是我自己想去迴避這些人,迴避這些令我不舒服的情緒,到頭來不是誰阻止了我去做這件事,而是我自己去阻止我自己,過去逃避讓我一次次躲避這個問題,讓我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這次認識媽媽的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選擇,沒有誰需要為誰負責,我只需要對自己負責,而這件事也必須由我才能實踐,頓時我給了我自己勇氣,於是我下定決心,先認識我爸爸,認識是一切對話的基礎,我也才知道如何問爸爸關於媽媽的事。

第二節 一步

爸爸以前帶給我的回憶是那麼多的不滿,我甚至也認為媽媽的過世他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該怎麼說話我都不知道,還沒開口就已經怒氣衝腦,所以如果不去了解他,我根本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話,但開始要認識爸爸其實我第一個問的不是他本人,畢竟平時爸爸也都很少跟我和姊姊聊天,很難想像他願意能說多少關於自己的事,所以我一開始放棄了直接去問爸爸的選項。我跟姊姊討論後,姊姊想到有個跟爸爸關係不錯的老師,或許我可以間接地瞭解他更多,我就主動地打電話給這個老師,請她跟我吃頓飯,同時聊聊爸爸的事,很意外竟然是透過一個外人來認識自己的爸爸,讓我覺得很可笑,也覺得難過,仔細想想我真的對爸爸一點都不了解,我只看到了現在的他,然而是什麼造就現在的他我一無所知,雖然不知道了解後我跟他的關係會如何,但如果不去認識他,我就只能這樣不明不白的一直生氣下去,永遠不能改變他,所以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我也邀請姊姊一起去,因為我知道姊姊雖然不太理爸爸,但對他也有很多情緒,也許我和姊姊一起去,因為我知道姊姊雖然不太理爸爸,但對他也有很多情緒,也許我和姊姊可以去聽聽爸爸的故事,能讓我們能接近這個跟我們很親,但卻離我們很遠的爸爸。

在要去赴約的路上心情有些緊張,但也有點好奇聽到什麼樣的爸爸,不知道爸爸在別人眼中是個怎麼樣的人呢?到餐廳時老師已經到了,剛看到老師我有點

尷尬,不過老師人還蠻親切的跟我們閒聊了一下,關心我跟姊姊,過程中老師對我說:「冠佑你長大了喔!想要了解你爸爸」,聽到這句話心中有種異樣的感覺,原來想要去認識別人是一種成長嗎?仔細想想我真的認識的人真的不多,連最親的家人也是從現在才開始認識,我原來一直駐足在原地,直到現在才開始往前一步。我們就邊吃飯邊聊了起來。

我:「爸爸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老師:「你爸爸人很好,他是一個很需要關心的人,其實他對你媽媽的虧欠感很深,你媽媽過世那段時間他一度很憂鬱,那段時間他一直喝酒,有次我很晚載他回家,你氣沖沖地下來開門你還記得嗎?他其實不知道怎麼愛人,他不是一個很體貼的人,他比較喜歡行動表達吧!可是又常常做不好,讓人一頭霧水。他也很感謝我媽媽,因為媽媽辛苦把我們照顧的這麼好,甚至沒讓他有擔心和煩惱,你媽媽的過世讓他很難過和自責。他其實對你這個兒子感到驕傲,那時候你考上碩班,你爸爸很高興的跟我們這群朋友說,看得出來他很開心,有時候他看你難得回來,還會跟我們說兒子在家沒空,推我們的約呢!他應該都沒說,不過他也很關心你和姊姊。」讓我和姊姊感到很訝異。

姊姊:「唉!我們問他,他都不說。」

聽到這些不經讓我對爸爸這個人好奇心大開,我又接著問。

我:「爸爸以前在讀師專的時候是怎麼樣的人呢?」

老師:「其實師專那時候跟你爸爸沒很熟,是後來當老師聚會見過幾次面才認識,不過以前不像現在會抽菸、喝酒,他這些習慣是到梓官國小後擔任主計的職務,為了跟裡面比較年長的老師熟稔,才開始抽菸、喝酒,後來就慢慢養成這種習慣。其實看到現在的你,讓我想起他以前跟我說的事,其實你阿嬤也很早就去世,你爸爸說那時候阿嬤辛苦賺了

一筆錢,結果在她生病的時候全部花完,但人還是走了,你爸爸說他回家就常騎著腳踏車到阿嬤的墳墓去繞阿繞,我想他應該能懂你媽媽去世時你的那種難過,只是他不會安慰人。」

後來跟老師聊了很多,在回去的路上我跟姊姊相視而笑,不過姊姊卻笑中帶淚,原來我們對爸爸這麼陌生,這次的認識我才知道爸爸去喝酒不只是去玩樂,也有因為難過而喝的酒,但我從來都不知道,他自已出去消化自己的難過,但從來沒跟我們說過,我只知道一直去責怪他,卻從沒想過他也很自責。在當中我也才知道爸爸與我有相似的過去,同樣的面對母親早逝,原來那難過他比誰都懂,絕不像他表情一樣木然,在墓旁騎腳踏車的他,是不是跟我一樣找不到人說呢?這才讓我知道我對人的認識很狹隘,都是我的自以為,然後就陷在自己的情緒裡,我有這麼多情緒,難道別人沒有嗎?作為一個人我的想法如此豐富,那在我對面的人我怎麼會把他想得這麼單調?我從來沒把我爸爸當一個「人」來看,我只用我想的來看,如果我不去問,那我心中的爸爸永遠就是我想的那個沒血沒淚的人,我永遠不知道他的自責和難過,原來很多的認識需要去澄清,問這件事情很重要,問讓自己覺得有力量,問才能真的認識我身邊的「人」,知道他是一個「人」。

藉由問的這個行動,我得以重新框架我心中的爸爸,這正是《反映實踐者》一書中所謂的「行動中認識」,問這件事的過程也將化為我「行動中知識」,讓我明白怎麼去理解其他人,也讓那個高高在上、理直氣壯的我,從我的台階上走下來,開始有可能和爸爸坐在平等的位子對話。

第三節 無知

後來休假回家,看到爸爸,那股心中的不滿頓時少了許多,我鼓起勇氣直接 問爸爸媽媽的故事,一開始我還不敢跟爸爸說我寫的論文是寫自己的故事,我只 跟爸爸說想要多了解媽媽的事,還好爸爸也沒有多問什麼就說:「好啊!看你要問 什麼」,當下我也不太確定要問爸爸什麼,不過那個不自在、不愉快卻少了好多, 我隨便說:「爸,你能跟我說一些媽媽的事嗎?還是以前跟媽媽之間有什麼讓你印 象深刻的事?」,沒想到爸爸一下子就開使侃侃而談說起媽媽的事。

以前你媽媽就是乖乖牌的好學生,在班上功課還不錯,印象很深刻在小學學珠算的時候,她是少數幾個女生中有考過珠算檢定,算蠻厲害的!讀完高職後家裡比較期待她出去工作,就沒再升學,不過後來她在工作期間,去考了東方工專(現在的東方技術學院),半工半讀中也完成了大專的學歷,其實跟我師專的學歷算是不相上下的,這也是為什麼她這麼要求我們要好好讀書,其實媽媽很擔心你們不好好讀書,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她覺得沒有好的學歷工作真的不容易找,希望你們不要像她求學的過程還需要這樣工讀,所以很嚴厲的要求你們的課業。

我和媽媽是國小同學,我小時候很調皮有一次下課,我抓癩蛤蟆放 到她頭上,她被嚇到哭出來,結果你外公到學校跟老師告狀,害我回去 被你阿嬤罵。之後我們個自到不同的學校讀書,很久沒有聯絡,直到師 專時舉辦的國小同學會,我們才又遇到交往,那時候我們都是書信往來, 兩、三年後才結婚。

聊著聊著讓我想到阿嬤和媽媽相處的狀況,記得媽媽以前常回鄉下照顧阿嬤, 那時候媽媽心情就很差,結果爸爸跟我說在阿公家看到的不是阿嬤是阿祖,我才 知道原來我一直搞錯人了!我就問那時候為什麼媽媽跟阿祖怎麼關係好像很不好? 因為長大點也有聽媽媽抱怨過阿祖。

Defense University

阿祖以前很疼我,也有跟我抱怨過這件事,其實那時候阿祖身體不 好,我們做孫子的本來打算輪流照顧阿祖,所以在你幼稚園的時候其實 阿祖有來我們家住過,有一次阿祖在家裡休息,你媽媽出去跟鄰居聊天,這時候鄰居問你媽媽:「拎刀長輩來厝裡就開錢齁?」,你媽媽就回了「嘿啊!」,結果好死不死被阿祖聽到很不開心,在我回來後就吵著說要回台南老家,從此阿祖對你媽媽的印象就很差,而且再也沒來過家裡,你媽媽從此跟阿祖相處就很不愉快。

而後來說到媽媽生病的事,我一直記得媽媽癌症是在我入伍訓的時候才發生 的,結果爸爸跟我說其實在我小時候就已經發現了!

我印象是在89年的時候,你媽媽那時就有去做切除的手術,那時候 她常去鄰居家買藥茶來喝,還要我們一起喝。因為那是乳癌,而且是切 除手術,也許那時你媽媽的心情是有些難過和自卑的。

這讓我想到媽媽以前常說爸爸出去找女人,錢都亂花,我就直接問爸真的有這回事嗎?

那時候有些親人、朋友需要用錢,我認為可以借他們,一開始我還 有跟媽媽商量,可是媽媽的態度很強硬說不,所以後來我錢的花用就很 少跟你媽媽講,也許就是這樣導致她對我在錢的部分很不諒解, 至於有沒有去找女人,爸爸說:「沒有啦!」

那時候媽媽很擔心錢不夠其實做了蠻多工作,我就很好奇的問:「媽媽到底做過哪些工作啊?」

在你姊姊和你還沒出生時,她是在楠梓加工出口區當倉儲的管理員,

算是一份還不錯的工作,不過等到你們陸續出生後,為了照顧你們,她 把工作辭了在家照顧你們,那時候還順便當保姆帶鄰居家的小孩。後來 等你們大一點她又再出去找工作,那時候她到鋼鐵工廠當清潔工,那時 候他蠻辛苦的,不過因為是認識的人介紹,不好意思很快辭職,所以這 份工作也是做了一段時間。

後來鄰居剛好有人開早餐店,就邀你媽媽到早餐店工作,每天大概4、 5點就要起床去早餐店備料,不過好處是中午就下班了,那時候她雖然辛苦,但做得還算開心,但也是那段時間她的身體又開始有些狀況,所以 又辭去這份工作,在家休養一段時間,但身體好後又開始去找工作。

後來也是鄰居介紹她去化妝品公司上班,那裡都是進行原料的調製, 我記得那時候你媽媽常抱怨說公司要她一個人搬運那麼重的東西真的很 過分,我在想也許是因為這份工作接觸了許多化學製品,才導致你媽媽 原本調養好的身體又出了狀況。你媽媽雖然常把事情歸給命運,可是她 也是個非常實事求是的人,為了這個家非常辛苦付出,雖然很常抱怨, 但卻還是把這個家照顧得很好,我一生做最對的事,就是娶到你媽媽吧!

聽爸爸說了媽媽的故事後,我發現爸爸的調皮、媽媽的認真和辛苦,還有媽媽和長輩的怨懟的原因,知道這些生命的起伏,像一波波的浪潮打在他們身上,也一波波的在我身上,他們看到的是浪的起伏,我在意的卻只是海水的冰涼舒服,怨懟他們不能給我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對他們面對現實的苦、險一無所知,跟著媽媽苦,並非真的能苦其所苦,我也僅是為己所苦。在羅洛梅《權力與無知》一書中提到:

只有把自己快樂的生命,建立在信念與正直的基礎,卻對向外擴延 的波瀾之於他人的影響毫無知覺,又是怎麼回事?這難道不是某種不真 實的純潔嗎?例如,明明是必朽的生命,卻佯裝成不是如此;在相互依 存了人類世界中,我們不再能接受這樣的態度,更不可能稱讚它是正當的行為。因為這種無知可能有意在掩飾什麼;它是孩童的無知,而我們已不再是孩童。具有體驗世界能力的人,同時負有不對該經驗關閉感知能力的責任(朱侃如譯,2016:261)。

摘自《權力與無知》

知道爸媽的故事不是要感嘆人世的辛苦,因為這就是人世,感嘆它的無常正是源自於無知,除了低頭感受海水環抱的舒服,我也應該抬頭這起伏的海水將帶來的是什麼,而我也知道我該長大了。

第四節 我見

家裡深刻的記憶一直是母親譴責父親對家庭的不負責,媽媽總是說爸爸錢都 亂借給朋友,借給叔叔、姑姑,無法給出足夠的金錢去照顧家庭,逐漸認同這個 想法的我,對這個男人在評價只有「失敗」兩個字,他做不到,他不負責,這些 想法都是在我認識爸爸前的想法,但當我了解到爸爸的故事,意識到他除了是爸 爸之外,他也是一個人,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即使被家人憤怒,依然要做,為什麼? 這份堅持是什麼?後來我問了爸爸為什麼借錢給姑姑、叔叔?原來阿公過世前曾 叮嚀爸爸要好好照顧叔叔姑姑,身為長子的他,接受承擔這個重擔,所以這是他 的責任;為什麼借錢給朋友?爸爸說:「朋友有需要有能力就幫忙別人啊!」;為 什麼給家裡的錢那麼少呢?爸爸說:「因為幫忙別人,我想家裡可以幫忙分擔一下。」 我們對爸爸的期待是希望他照顧好這個家為優先,於是想法產生落差,造成了我 們彼此的衝突,爸爸被要求什麼都能做到好,但事實是他沒有辦法。我們常說人 無法面面俱到,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期待爸爸做到呢?因為我們想到的是男人應該 有擔當,要能顧好家,在外有好的交際手腕,擔任一家之長的責任照顧每個人, 要能扛起家裡的重擔,這些對男性的「傳統社會觀念」無疑指的就是「父權意識 形態」,父權意識形態,是一種壓迫、支配、宰制的觀念、思想和信仰,讓男人塑 造出一種「強」的形象(陳佑任,2003)。能給謂之「強」,不能給謂之「弱」,在 親人及朋友之中爸爸做到了「強」,在外人眼裡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當爸爸在 家中無法以一個「成功男人」照顧好家裡,在家裡就「弱」了,這是因為他認為 「家」是一個能包容他弱的地方,但沒想到的是媽媽也用「父權意識」檢視著他, 無疑爸爸將是失敗的,而媽媽是受害的。當在家中媽媽的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認 同這樣的思考,共同譴責爸爸的失敗,成了「父權意識」下的幫兇。王行(1998) 《解放男人》所說:「女性,在父權文化下所吃的苦頭,是顯而易見的『外傷』, 故在扭曲經驗裡衍生的自覺性較強。然而,傳統父權對男人同樣也是種扭曲,只 不過男人扭曲後嚐到的是甜頭,所以自覺性較低,但也因此,男人所受的傷害往 往是『內傷』。社會優勢可是種止痛藥、緩和劑,甚至是興奮劑,以至於他不知道 自己正在滴血。」爸爸也許在這「強」的形象下得到許多認同,但其實也有很多 他說不出的痛,而媽媽正因為接受父權的想法對父親憤怒,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難 過,原來在這樣的意識之下,對人有期待,有標準,所以有「強」,有「弱」,有 「成功」,有「失敗」,這樣的思考讓爸媽他們都成為了父權意識下的受害者。

在母親逝世也未曾看到爸爸真的很難過,但爸爸這個看似沒什麼情感的人,在老師的口中截然不同「你媽媽過世那段時間他一度很憂鬱,那段時間他一直喝酒,有次我很晚載他回家,你氣沖沖地下來開門你還記得嗎?他其實不知道怎麼愛人,他不是一個很體貼的人,他比較喜歡行動表達吧!可是又常常做不好,讓人一頭霧水。」這如同 Shere Hite 在《海蒂報告:男性氣概》一書曾言,大多數的男性認為他們需要努力掩飾自己痛苦或挫敗的情緒,以免遭受嘲笑,危及他們的男性氣概。因為男性要有掌控一切的能力,說「苦」就是能力太差的一種表徵。而成天訴苦的男人,等同昭告著自己的「軟弱」和「無能」。於是男人在男性氣概的薰陶下,學會「漠視自己的感覺」,學會「麻閉自己的神經,學會「關起門來舔舐傷口」,學會「房兒有淚不輕彈」,他們一步步「走入歧途」,被扭曲成所謂的「強者」。才明白爸爸選擇用酒精釋放自己,麻痺自己,好讓自我在迷茫之際,有機會

再做自己,去面對媽媽逝世的難過,我才意識到一個男人內心的辛苦是什麼,那 堅強的外衣看來孤傲挺拔,其實內心早已腐朽侵蝕,如同神木的高聳,但樹幹早 已中空,原來做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男人,首先是要做情感的自我掏空。

原來父權意識形態以強者為幌子,謀殺了男人

(陳佑任,民92)

這個掏空感如同前面故事提到,我在母親逝世後才能真正地留下我的眼淚,原來我也開始在掏空自我,沒想到我已經在成為男人的這條路上,爸爸的故事中,他的壓抑、忍讓這些特質讓我很驚訝,因為跟我竟然有這麼大的相似,父權的意識形態似乎自然而然傳承到我身上,因為以前別人都說我比較像媽媽,姊姊比較像爸爸,但沒想到事實是完全顛倒的,我竟然承接了我父親的性格和態度,母親告訴我千萬別學你爸,所以他的壞行為我都沒學,但是那壓抑、那忍讓,我卻透過我的身體一點一滴地記住,成為我性格很大的一部份,我們的意識會欺騙我們自己,但是身體的記憶卻是最誠實的,因為它潛移整個氛圍,爸爸身為男人的應對方式,已經深深刻畫在我身上,雖然企圖用意識根絕這種大男人的意識,卻用身體去流傳,所以如果我不去看到我身上所演繹的東西,我可能再次承接這些東西,再一次的延續,再一次的延續相同的痛苦在我愛的人身上,這種意識需要被看見,看見後我才能原諒別人,同時也原諒自己,接受自己,不受這個框架拘束,我將會是我自己。

在家中爸爸和媽媽都認同了「父權意識」,但爸爸成為了「執行者」,而媽媽成為了「檢視者」,媽媽不斷的告訴爸爸一個男人應該是怎麼樣子,可是爸爸最後逃開了,用出門、不回應的方式回避這樣的壓迫,結果媽媽卻將這些轉嫁到了我身上,開始對我耳提面命什麼樣是一個好男人,原來正是這樣的期待形成了媽媽和我的關係—「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在媽媽過世後這份壓迫卻產生了變化,一時之間我從受壓迫者的身份跳脫出來,但沿用壓迫者「囤積」在我身上到的知識進行新的壓迫,於是我和爸爸的關係成為了新的「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為

什麼是這樣呢?《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提到:

在受壓迫者存在體驗中的某個時刻,他們會對於壓迫者及其生活的方式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對於他們來說,享受壓迫者的生活方式變成一種擋不住的慾望。在受壓迫者的這種『異化』中,他們往往不惜一切代價來使自己更像壓迫者,他們會模仿壓迫者,並且追隨壓迫者(方永泉譯,2007:96)。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於是我也用「父權意識」檢視著爸爸,爸爸仍然是失敗的,而我延續媽媽對爸爸的怒火,因為我無法用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爸爸,在其中我也對家人關係這樣的矛盾感到痛苦,難道壓迫關係是一種必然的存在嗎?《受壓迫者教育學》提到要真正能破除這種關係,需要的是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團結,如黑格爾(1967)在其著作《精神現象學》中提到:「與受壓迫者間的真正團結就意味著必須要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來改變那使受壓迫者成為『為他存有』(being for another)的客觀現實。」我應該要去理解「爸爸所想」,而不是要他接受「我所想」,如此才有可能跳脫壓迫的關係,於是透過了「問」這個行動中認識,我真正能看見「爸爸所想」,也知道我能去愛我的爸爸。

只有當壓迫者不再認為受壓迫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有人格的 人一受壓迫者也是人,只是過去在壓迫的情境中遭受種種不平的待遇, 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他們的勞動被販賣;只有當壓迫者不再裝出虔誠 的、感傷的與個人主義的姿態,並且敢於真正進行愛的行動時,他才能 真正與受壓迫者站在一起(方永泉譯,2007:96)。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我從行動中找到了我對爸爸的愛,回過頭那爸爸跟媽媽之間有愛嗎?

爸爸說:「他們交往中書信網來三、四年後才結婚。」

姊姊說:「不然她們怎麼還會生我們兩個?」

阿寶老師說:「也許他們確實愛著彼此,但都用自己的方式愛著對方。」

這幾句話讓我重新思考爸媽的關係,也許爸爸認為的愛,是只要把錢給家裡,剩下的交給媽媽就好,這是他對家人的愛,而媽媽的愛也許期待爸爸,除了賺錢養家,也希望他是一個顧家的好男人,媽媽把家裡照顧得很好,期待爸爸的回應,這兩份愛其實是有落差的,爸爸理所當然的認為他愛著自己的家人,媽媽也理所當然地愛著家人,但是爸爸對媽媽的要求不滿,媽媽對爸爸的不回應感到生氣,所以彼此都認為自己付出這麼多,怎麼對方都不了解,久了誤解就深了,爸爸選擇常出門不在家,媽媽把對一個好丈夫的期待不斷的告訴我,我才理解為什麼我不能像我爸爸,因為這做不到媽媽期待的愛。

"情愛,如果是愛,就具有一個先決條件。我的愛是從我生命的本質抒發出來—並且也從他或她的生命本質中去體驗他或她(孟祥森譯,2016:81)。"

摘自《爱的藝術》

愛是從自己出發,別人的愛亦相同,我才理解到人只能用自己學到的愛去愛別人,但用自己學到的愛,去期待別人給自己同樣的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人不可能給別人自己沒有的東西,當有這種期待,關係就會從期待變為失望,由失望變為生氣,我忽然理解爸媽之間的關係沒有誰對誰錯,只是從來沒有真正的去了解對方的期待,於是給彼此那麼多的傷害。而這也讓我知道我期待爸爸的改變,也很多是來自媽媽的想法,但我的期待也註定會落空,除非一個人願意,不然沒有誰要為了誰改變,他只能是他現在的樣子。

對於爸爸,我不能僅是從媽媽的角度來看,他也不應該是個什麼樣的爸爸, 爸爸的形象象徵著對人的一種物化和圈限,他應當是其所是,我學會用我自己的 視角去看待爸爸這個人,開始去認識到爸爸生命的歷史、自己的感受、其他人的 感受,建構一個爸爸真實的樣貌,讓我對爸爸有更多的理解,我不一定要認同爸 爸的想法,可是我依然可以尊重他、愛他。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三章 姊姊

第一節 覺醒

在媽媽過世後,我跟姊姊親近了不少,甚至姊姊還陪我一起去認識爸爸,但 在媽媽過世前其實我跟姊姊一直很有距離,因為媽媽說姊姊愛玩,叫我不要學她, 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姊姊以前的叛逆。在我小六的時候,那時候姊姊已經國二,以 前姊姊國小時功課還不錯,但不知道發了什麼事,姊姊到了國中功課變得很不好, 常常跟一些朋友出去玩,媽媽很生氣她都不顧功課只知道出去玩,媽媽每次都一 直念姊姊,姊姊一開始還不耐煩地聽著,久了之後直接頭一甩就跑回去自己的房 間,完全不聽媽媽說話,媽媽甚至聽到學校的老師跟她說姊姊時常遲到,媽媽更 是生氣,可是氣到最後根本管不動姊姊,姊姊更是我行我素,我印象很深的是媽 媽有一次姊姊要出去媽媽拉著他的手不讓他出去,媽媽罵得很大聲,姊姊把媽媽 的手甩開頭也不回就跑出去了,媽媽在家裡一直罵一直罵,罵到都哭出來了,姊 姊也都不跟我說話,媽媽就會跟我說千萬不要學姐姐這樣,我很難過地點頭,我 那時候想怎麼爸爸讓媽媽這麼難過,姊姊也這樣這樣。

從那時候好像就一個好小孩跟壞小孩的分野,我只知道我不能變壞,不要去學,可是我卻從不清楚姊姊為什麼變成這樣子,她為什麼要這樣做,當時她跟媽媽的衝突也深深的影響著我,任性妄為好像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功課至上,沒事在家別亂跑,不可以讓媽媽擔心,錢別亂花,當時開始有許多的限制加諸在我身上,我開始變得小心翼翼,深怕會犯錯而遭受到媽媽的責難,真的是提著心在走路。但現在的姊姊卻是一個很獨立的人,知道自己要什麼,可以做什麼,尤其是她劈頭跟人吵架的氣勢,直接地說出自己的想法,不畏懼別人的不開心,能堅持自己的想法,那時的姊姊和媽媽到底怎麼了?而姊姊怎麼變成現在這樣?曾經我認為的壞,如今對我來說卻是種勇氣,在這趟認識的旅程中像是點點漣漪,從媽媽到爸爸,現在則是姊姊,我在前面的故事中看到了家中關係的形成,但我依然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真正跳脫出壓迫的關係,而姊姊彷彿身處這種壓迫中,卻從

未被壓迫,我好奇這究竟是從未察覺?還是姊姊已經找到自己的方法去面對?於是我決定去問、去認識我姊姊。

針對處境性進行反省,就是去反省存在的條件:藉著批判性思考, 人們發現到彼此都是「處在某個處境中」。只有當處境不再以一種濃密、 被包裹著的現實或是一條令人困惑的死胡同形式來呈現自身,而且人們 可以將其當成是一個具有目標的一問題情境時,投入(commitment)才可 能存在。當現實被揭露出來,人們便從沈陷中浮現出來,並且也獲得介 入現實的能力。對於現實的介入一它本身是一種歷史的覺察一因而代表 了浮現所邁出的一步,而且是源於對於處境的覺醒(方永泉譯,2007: 152)。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我從父母故事的啟迪後,我發現了身處是一種壓迫與被壓迫的困境,讓我對 我所處的處境覺察,並開始思考這一切的原因,這一且變成了具體可見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再抽象,是可以介入,甚至是可改變的,於是這份覺察驅使我尋改變 的可能。

第二節 存有

在一天和姊姊準備晚餐時,跟姊姊說想要知道姊姊以前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那時媽媽和姊姊怎麼會有這麼多衝突?本來擔心姊姊,因為過去這些不好的事,舊事重提會不想說,沒想到姊姊很爽快地說:「好啊!你問啊!」,那時候剛好也到了準備晚餐的時間,我們就在廚房一邊忙著準備晚餐,一邊開始聊起媽媽和她之間的故事。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我國小時成績還不錯,但在國小五、六年級開始對數學有挫折,那時又遇到環境轉換,需要重新調適自己,但媽媽沒有關心太多我在學校

的適應狀況,反而多是撈叨我的課業,當時家裡爸媽時常爭執,雖然不 是衝著我來,但讓我很難過,感覺孤立無援。當時周遭的同學給了我一 種想法,如果要避免在學校被欺負,就要趕快去認識學長姐,跟在這群 人後面,讓我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有事情會有人幫忙你,對我來說是 股支持的力量。

國中課業的壓力很大,直到國三,那時校園在流傳毒品,不久在校園就開始查毒,我的同學中也有人用毒,讓我很震驚,我開始思考這群朋友對我的影響是什麼?才意識到這些朋友雖然給了我安全感,但卻可能會害了我,於是慢慢地和這群朋友斷了聯繫。媽媽那時很著急,到處求神問卜找人幫忙,那段時間媽媽的關心和幫忙,也讓我很感謝,讓我慢慢的在國中的亂流後找回自己的方向。

但因為我過往這些事情,讓媽媽就很想在意我的生活,當我和朋友 出去,媽媽還會跟偷偷跟著我,讓我很不舒服,甚至到讀大學還是想把 我留在家裡,即使我要去打工媽媽也會有意見,對媽媽這種關心,我一 直都是很不認同,所以一直跟媽媽起衝突,甚至連交男朋友也要媽媽看 過,媽媽常常會對他們品頭論足,說這個男生不好、哪裡怎麼樣等,但 不管媽媽怎麼說我都會堅持自己的想法,除非真的有道理,不然我不會 輕易接受。

當時的叛逆我事後的回想是有些原因的,只是當時的我並不明白,回想過往覺得好笑,但這些對我是很重要的人生經驗,如果沒有這些,現在在唸社工沒有那麼多感觸,更沒有辦法理解需要幫忙的人,讓我相信他們所說的,能理解他們的處境,並不後悔這些經驗,也因為有這些經驗才有現在的自己,叛逆不一定是不好的,他們做的這些事也不一定是錯的,也許主流文化看到的是有問題,是不對的,但不是不符合這些主流文化的叫錯,叛逆是在反映這些事讓人知道,小時候沒有知識和力

量去證明自己的這種想法、感覺,於是就被標籤成問題,我並不介意這些標籤,這些標籤還蠻厲害的,真的去走過這些事情後才會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也知道我要做什麼,媽媽雖然是為了我好,可是不一定要照著做,誰說我的方法不行呢?只有試過才會知道!我對媽媽有不滿、生氣,但也有開心和感謝的地方。

姊姊提出了我從沒思考過的問題,「被別人說錯真的錯了嗎?」以前的我必定是先感到內疚,劈頭道歉,認為被說錯了就真的錯了,我必須趕快修正自己,我不是仔細思考自己為什麼這麼做,我考慮的是什麼,而是立刻接受別人的想法,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中述及的囤積概念:

在囤積概念中,隱含著人與世界二分的假定:人僅是存在於世界之中(in),而不是和(with)世界及他人在一起;人是旁觀的人,而不是重新創造者。從這個觀點來說,人不是一個有意識的存有;而是某個意識的擁有者:他擁有的是一個空無一物的『心靈』,而他的心靈則是被動的接受外在世界中現實事務(方永泉譯,2007:112)。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我彷彿是一個空無一物的人,不斷的累積別人說的知識,人在世界裡,但卻不在世界中,從沒有一個真正屬於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件事「是我自己想的」、「是我決定的」,多麼的有力量!多麼的有成就感!這種感覺有多棒啊!原來只有當一個人是自己的主人時,人才能真正地與周遭的人,與這個世界在一起,不再只是誰的影子。

National Day # Thin wers to a second second

在知道姊姊的故事之前,我一直認為姊姊是一個很自私、叛逆的人,做什麼 事都任意妄為,絲毫不顧慮媽媽或他人的感受,因為不顧及他人感受的這種自私, 對我來說是很敏感的,這源自我國中發生的事情。

國中某個課堂上我們需要同學間相互寫彼此的人格特質,然後交換給對方看,我一開始對我拿到的應該都是正向的特質,直到我翻開一張摺起來的白紙,那上面寫的特質,有一項竟然是「自私」,對我來說當下是很驚訝的,我拼命的思索為什麼,可是我一直想不出來,不過我久久不能忘懷。直到國三上學期發生的,有一次我和同學在班上胡鬧女生,這時候有個女生生氣了,她說要去跟老師講,我自己緊張了一下,我很快的說「我都沒有用喔!」,很快的我卻發現我的好朋友的眼神,那種我終於看透你的為人的意思,那責備的眼神我至今無法忘懷,而他就是在課堂寫給我「自私」這個形容詞的同學,我當時很慚愧,原來我是那麼的自私,自此我就很謹慎,很怕再說錯話,我對自己很害怕,害怕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我怎麼會說這種話,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就會想起這個朋友當時上課寫給我的人格特質「自私」,我似乎就是一個很自私的人,所以才會說這種話。

我常常一直這麼想,我開始會想有沒有顧慮到別人的感受,有沒有幫大家想到,「不自私」的十字架就開始綁在我身上,所以我不能認同姊姊的作為,但在了解姊姊發生的事和想法,發現她不是不在意媽媽的想法,可是她也很在意自己的感受,那種即使被否定,依然肯定自己的感受,為何已經「不自私」的我,卻做不到重視自己想法這件事?

在閱讀《愛的藝術》後我才理解這其中的差別。

「自私」是指關心他自己,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他不會因給予而快樂。他從外在世界只從一個觀點去看:他能取得的是什麼對他人的需要,他缺乏興趣,對他人的尊嚴及人格,他缺乏尊重。除了自己,他什麼都看不到(孟祥森譯,2016:87)。

而我在事情發生當下,我並非全然的不在乎我同學的感受,但是當時的我卻

et ense

自己,甚至將自己放逐和拋棄的想法。

「不自私」的人「自己不要求任何東西」;他「只為別人而生活,他 因為自己不重要而自傲,但不論如何不自私,他還是不快樂,而且,他 同最親密的人之間的關係總是不能令他滿意,為此他感到困惑。心理分 析工作顯示出來,他的不自私與其他病徵不是分開的,而是他的病徵之 一,事實上,往往是最嚴重的病癥;分析工作顯示出來,他完全不能夠 愛,不能夠享受任何事物;對於生活的敵意滲透了他整個心靈,在他不 自私的假面之後,掩藏著難以捉摸的、但十分強烈的自我中心意念(孟 祥森譯,2016:88)。

摘自《爱的藝術》

原來我的生活僅剩恐懼,不能讓自己享受,更不可能去愛別人,照顧別人。 但姊姊這樣在意自己的想法,卻傷了媽媽的心,難道不自私嗎?《愛的藝術》中 說到:

把愛施諸各種不同的對象,還是沒有人反對的;但人們卻廣泛認為, 愛他人雖是美德,愛自己卻是罪惡。人們認為,我以何種程度愛自己, 就以何種程度不愛他人,他們把自愛認為就是自私(孟祥森譯,2016: 83)。

摘自《愛的藝術》

原來我將自愛和自私混淆了,姊姊的堅持並非是自私,而是自愛。

自愛的心理學基礎上,我們的情感和態度,並不只以他人為對象, 我們自己也是自己的對象;對他人的態度和對自己的態度,根本不是互 相對立的,而是連結一致的(孟祥森譯,2016:85)。

摘自《爱的藝術》

所以媽媽的想法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想法也很重要,每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要真正的關心每個人,需要從自己出發,能愛自己,能肯定自己,那你也將

能愛別人,關心別人。

M·愛克哈特(1941)說:「如果你愛自己,你就會像愛自己一樣愛每一個人。當你愛他少於自己,你就不能真正愛自己,如果你以同樣的愛去愛所有的人一包你自己一則你就愛他們如同一個,而這個人既是上帝又是人。因此,那愛自己又能同等的愛一切他人的人,是偉大而正直的。」

姊姊相信自己在每一刻真實的情感,不會被某一時刻的情感侷限住,她對一個人有討厭,有感謝,但這些並不影響到她對人的認識,而她人生的起伏更造就現在對許多人的理解、包容,這些是書本之外踏實貴的人生經驗,而在聽完姊姊的故事後我最大的收穫是她相信自己的堅持,在那時候她相信自己的感覺,隨性的去做去嘗試,不被師長、父母、或是叛逆這個詞所侷限,她用自己心裡的那把尺去丈量生命的寬度,她的界限是屬於她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而且這些邊界,都有自己屬於它的故事,姊姊是一位對自己清楚的人,而這也是我想要向她學習的地方,畫出我自己的空間,而不是別人替我畫的,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界限,讓自己可以愛自己。在瞭解姊姊的故事前,我很羡慕姊姊能自由自在的做自己,但在聽完後是一種被佩服,姊姊從叛逆到現在很成熟穩重,是因為她遇到很多事情,但也堅持自己的感覺和想法,才有現在自信的自己,也能去愛自己。姊姊的故事給了我力量,讓我在生命中開始相信自己的信念,還有為自己拼搏的勇氣。

国的天学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四章 道別

第一節 人性

問完家裡的人後,我對於媽媽的過去有更多的好奇,也讓我關起心外公外婆、 大姨,不知道他們對於媽媽的早逝心情還好嗎?但外公外婆只要提到媽媽的事, 就會想到爸爸,總會難過、生氣,想想他們年事已高,擔心他們的身體,所以我 就不敢多問,只能偶爾關心他們的近況,所以我決定去找大姨問媽媽的事,大姨 在媽媽過世後,偶爾會關心我跟姊姊,我想我可以去問問大姨媽媽的事,或許可 以讓我知道在結婚前的媽媽,究竟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於是我找了一個假日去拜訪大姨,到大姨家後,大姨開心地招呼我,卻發現大姨家變了不少,姨丈原本開的修車行已經歇業,原本和客廳相連的工作場地,如今已變成完整的客廳,沒有了修車或客人談話的聲音,只剩下吊扇,和眼前電視的新聞播報聲,而大姨家因為照顧表姐出生不久的小孩,多了很多小朋友的玩具,一個可愛的小妹妹,眼睛大大的看著我,問著我是誰,表姐回她說:「是冠佑舅舅喔!」,心中有種異樣的感覺,原來我也變成了誰的長輩,突然覺得時間好快。在廚房幫大姨顧著小孩,陪小孩玩,大姨開始一邊準備午餐,一邊跟我娓娓道來媽媽的故事。

她小時候在學校就很聰明,功課也很好,可是那時候外公外婆沒有 特別鼓勵她升學,所以那時候只讀了高職,畢業後因為外公外婆的期待, 她高職畢業後就到楠梓加工區上班,那時候她對高雄熟得不得了,每次 去高雄要去哪邊玩找媽媽就對了,而她在加工區上班的時候也常常邀著 許多朋友到處去玩,到各地去吃美食,她很喜歡到處旅遊的一個人,而 不是只想待在家做一個家庭主婦。也因為美食吃久了,她的嘴就變很挑, 所以她在那時候就開始摸索怎麼煮菜,小時候我在家幫忙煮菜的時候, 她很少來幫忙,所以我也沒想到她變得那麼會煮菜,除了煮菜還很會做 些小點心,做完還常常到處請人試吃,大家都大飽口福,她的廚藝其實 已經比我還厲害了呢!

那時候你媽媽嫁給你爸爸,外公外婆也是蠻開心的,因為她是嫁給一個老師,本來想說她的生活應該會蠻好的,結果沒想到卻還要常常為了錢的事情擔心,她常跟我抱怨爸爸不負責任,錢都亂花,到後來小孩大了還要自己努力的出去賺錢,當時你們換房子的時候你媽媽也是省吃儉用來的,那時候我和你外公就跟你媽媽說自己的身體要多注意,但她在外公家說了一句話:「有這個身體,沒這個錢」讓我印象深刻,我那時候聽你媽媽說這句話的時候很難過,她好像要錢不要命了一樣,因為這樣外公和外婆在媽媽生病去世後對你爸爸非常的不諒解,阿公對著你爸爸說過:「鄉下嫁給老師的老婆都不錯,嫁給你怎麼這樣?」,為什麼他不能把你媽媽照顧好,讓她這麼早就走了,你外公外婆真的很生氣,跟你爸爸從此切斷關係。你媽媽應該是上輩子欠你爸,這輩子是來還債的,還完了終於走了。

我說:「媽媽原來一直那麼累啊!」

大姨:「別想太多,其實媽媽在快過世的時候有說,她已經都放下了」「她已經都放下了,她已經都放下了…」,這句話很簡短,確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在我心裡沒停過,我心裡想著:「原來妳已經放下啦!」。

到了隔天要回台北,坐上客運的座位,準備閉眼休息的時候,又讓我想起了那句話,眼淚止不住地流下,原來媽媽在生命的最後已沒有了恨,讓那個好像在為誰做事的我,有種解脫的感覺,一直以來討厭爸爸的心情,原來也只是執著著媽媽的執著,知道媽媽的放下,我也能放下對媽媽的思念,從今往後我想我能用自己的方式和爸爸、姊姊,甚至我周遭的每個人相處,不用再為了媽媽去堅持什

麼想法,討厭爸爸?不好的姊姊?那是媽媽對他們的想法,而我的呢?在這趟認識之旅後,我也有了屬於我對他們的認識,但這也代表要和媽媽真正的道別了, 這次的眼淚代表的不是難過和生氣,而是一種滿足和喜悅。

原來媽媽希望能有一趟屬於她自己的旅遊,她也有渴望和期待,這讓我發現在看清楚媽媽的樣貌後,在我心中壓迫的媽媽也變得可愛起來。一開始對媽媽的批判,是我的一種覺醒,但這種批判讓我儼然成為一個新的壓迫者,難道一個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另一個人的壓迫上嗎?《受壓迫者教育學》提到真正的覺醒是要恢復每個人的「人性」,所謂的「人性」指的是人皆是「有意識之存有」,恢復「人性」正是要使我自身看到自己的存有,也能看見每個人的存有。

為了要使這種反抗有意義,受壓迫者不應該再尋求恢復人性的過程 (是一種創造的方式)中,搖身一變,去壓迫那先原先壓迫他們的人, 而是應該致力於同時恢復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人性(方永泉譯,2007: 74)。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所以我不應該透過傷害一個人來獲得拯救,而是我站起來的時候,我也能用 我的手扶起傷害我的人,這趟認識之旅不只在恢復我自己的「人性」,也恢復了爸 爸、姐姐、媽媽在我心中的「人性」,也恢復了我對他們的愛。

對於受壓迫者來說,他們不是偶然的獲得解放,而是透過他們的實踐,透過他們對於奮鬥必要性的體認才能獲得解放。在解放的戰爭中,由於受壓迫者本身的目的,他們的行動會是一種「愛的行動」,他們的行動會與壓迫者出於暴力的冷酷行動有所不同(方永泉譯,2007:75)。

摘自《受壓迫者教育學》

第二節 現在

要說清楚媽媽的故事我一直認為是最難的,因為活著的人我只要鼓起勇氣去問,就可以知道很多直接的答案,而且也比較貼近本人,但是媽媽已經過世一段時間了,我只能想到問她的朋友、親戚、我的家人,但是我很躊躇,突然要問別人「我媽媽是個怎麼樣的人?」或我媽媽的故事要怎麼問?還有對於自己去問這件事情感到尷尬,好像告訴別人原來我很不了解我母親,所以在做這件事情時我也是一直拖拖拉拉,也是在自己回想一段時間後,才真的去問爸爸,問姊姊,問大姨,這過程拖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故事中的媽媽是一個哀怨的婦女,常常跟我抱怨爸爸的不是,同時也是一個強悍的母親,指導我做事的方針;爸爸故事中的媽媽,是一個聰明、辛苦為家奉獻的女人;姊姊故事中的媽媽,是一個過分關心,控制慾很強的媽媽,對姊姊的事都有很多的意見和要求;大姨故事中的媽媽,是位年輕活潑的女孩,喜歡到處旅遊,學習廚藝。這些媽媽就像是片片的拼圖,漸漸拼湊出媽媽完整的樣貌,每次聽到別人說的媽媽,心中總是有很多感慨,「原來媽媽有這樣的一面啊!」

我慢慢地把自己心中的她,和别人眼中的她做了結合,她不只是我心中的媽媽,她也是個女兒、妹妹、女孩、女人、老婆、媳婦。西蒙波娃(1949)說:「女人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父母、朋友他們的樣貌也不是原來就是如此,所以需要去認識,也許不該用女人、男人、父親、母親等角色代名詞去稱呼,如果「他/她」是一個人,沒有這些框架,「他/她」會是什麼樣子?「他/她」也曾經是男孩女孩、少年少女、男人女人、父母小孩,我也不是生來是我,而是變成這個我,要先進入社會脈絡中去認識框架,就才能真正理解行為的脈絡,那在沒有這些框架我會是怎樣?若可能不再是為團體、組織、社會去做該做的事,我會想要做什麼?也許寫書法是我最想去做的事,我只是想要享受寫字的自在和美感,自在的去分享我的喜怒哀樂,不用想我該沉著,我該很有能力,我也可以是無能的,因為這都是我的一部份。

在故事中我也才發現,「家」其實是需要努力付出和努力維持的,這些幸福的 背後是有股力量在支撐的,媽媽在家的時候她做了多少日常微不起眼的事,卻是 維持一個家的努力,在當下享受的我從來沒想過,一直視為理所當然,媽媽過世 後,爸爸、姊姊、我,並沒有人做出這種付出,又怎麼會有這種我心中家的感覺 呢?而這件事其實又有誰真的必須要去做呢?我一直認為爸爸應該要這麼做,我 希望姊姊去做,甚至我也嘗試這麼做,可是我們做的努力,跟母親比起來,真的 差太多太多了,維持一個家的困難,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媽媽付出了多少努力,而 她的努力得不到爸爸或是我們的回應有多麼憤慨,她做的不是日常瑣事,而是為 了一個家的大事,只是身處其中的我、姊姊、爸爸總是不能好好地感受到她的努 力和辛苦。家是讓人安心靠岸的灣澳,但是沒有人細心維護,也是會殘破黯淡的。

媽媽在社會的脈絡之下,隨著角色的轉換,不停地成為她必須成為的角色,她自己多樣的「人性」,卻在這不斷成為的過程中不斷消逝,最後成為了誰的誰,而不是她自己,這些想法回到我身上,我開始思考「那我自己想成為的是什麼呢?」,也讓我知道愛一個人,不是期待她是什麼樣子,而只要她是她自己就好了。此外,對家的期待,也才讓我看見媽媽的偉大,我才發現自己總在失去後才明白擁有的價值,那我現在能做的是什麼呢?那就是珍惜現在,也許不知道當下擁有的意義,但我知道的是一切都有意義,一切都彌足珍貴。

第三節 行動

在故事裡一點一地回憶媽媽的過程中,起先我發現不能再像小時候一樣愛她,對於她的過世我除了難過,還是難過,在哭完後卻發現我很不能諒解媽媽不讓我對我的人生做選擇,我心裡充滿著憤怒,但我從沒跟誰說過,無論是家人、朋友,因為在社會價值觀中喪母應當是哀傷,所以我只能對媽媽感謝,對媽媽的死感到難過,甚至會想對於一個辛苦撫育我長大的女人,我怎麼可以對她生氣?從沒想過我對媽媽真實的情感是什麼,不只是騙了別人,我也在騙我自己,從沒正視自

己的情感,不能表達,不敢表達,所以我就只能無奈,那些說不出的痛苦,只能是一滴滴的眼淚,不只在為我媽媽難過,也是在為我自己難過,那個哽咽也許是想告訴我別再說那些違心之論了,不要只會說很難過,我才可以在寫出很多對於媽媽的憤怒,寫完的那一瞬間很像大雨後的晴天,一瞬間清爽很多,我也終於能說。

重新回頭看媽媽和我的故事,竟然是一個全新的風景,她是一個很多樣的人,對一個這麼豐富的人,我難道還是只能用一種情感貫穿她在我生命中的全部嗎?我想我再也無法只是難過,對她我有驕傲,有感謝和有感動,但也有很多憤怒,有不諒解,但缺少了哪一樣,都無法完整表達對一個人的情感,也不能去愛,所以這一切的情感,才是我真正對媽媽的情感。聽爸爸說的媽媽、姊姊說的媽媽、大姨說的媽媽,我也才知道過往的許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她留下來的那個答案,我也才發現一個人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現的樣子是有很多的面貌,一個故事是要藉由很多人說才會完整,也才會有不同的發現。

回到那時母親的死亡,當下為什麼無法哭,哭不出來,而在所有的法事結束 後我卻又哭得不能自己,就以前來說我可能會說「我愛我媽媽」或「我不愛我媽 媽」這兩種答案,對於二分法思考的我來說這些答案都是,又都不是,當我贊同 其中一個,另一個又站出來反對我,來來回回,我總是一瞬間欣喜我得到答案, 解釋了我的生命,但下一秒我又陷入矛盾,在這趟旅程後我知道,我「愛」,但也 「不愛」,我確實得到了媽媽的愛,她無私的照顧我,為我著想,提醒我,關心我, 為我做出最好的選擇,但同時我也得到不是愛的東西—不斷地告訴我,要怎麼做 個乖小孩,有前途的人,令人驕傲的人,一個節儉的人,一個好男人,一個穩定 的生活是什麼,她把她所知的一切都告訴我了,想要我成為一個怎麼樣的男人, 但我卻還沒來得及思考,就走在這條路上,理所當然,對於獲得好表現,受人誇 讚,寫得一手好字,我可以說無憂無慮,但我不曾思考過我自己,可是我對這條 路卻深信不疑,我甚至不敢走偏,因為我不知道我的轉彎要走向哪裡,我對於人

生就只能不偏不倚地走在這條路上,因為我甚至不敢去選擇,媽媽說「我不在吼, 你一定是最慘的那個」, 是的, 的確是的, 我以前聽了認為這是媽媽的詛咒, 但現 在我認為它是個事實,在她走後我的確變成了一個無法自己在心裡獨立站立的人, 因為一直以來總是她扶著我,所以失去支撐點的我就這樣跌坐在地上。但不得不 說媽媽的死亡,我有兩種心情,一種是如釋負重,再也沒有人會一直要求我做什 麼;一種是很害怕,因為那盞我心裡指引的燈沒了。雖然這不全然是我自己的路, 但一路上走下來已經幾乎是我的路了,生命跟生命不只交會,更是交融了,我曾 對此感到生氣,我的生命怎麼變成你想要的,但在摸索媽媽對我的意義時,我想 對她說什麼?為什麼很想她?又為什麼不停流淚?回憶的過程中,我不斷重新經 驗她對我的愛,也經歷我對她的恨,她從我身上帶走的一切,不論是她的愛,還 是我自身思考的機會,我愛她,也恨她,但在重新說這件事情上,我認識了一件 事,我不能把責任推諉在我媽媽身上,單純的愛和恨,讓我不是只看到媽媽,就 是只看到自己,人在爱的時候專注在對方,而在恨的時候仍是凝聚在對方,但是 在看兩個關係時我看到了兩個人,也因為這兩股情感在我身上的衝突使我看到了 我自己,讓這兩股情感能夠交流,讓我情感豐富起來,我很激動,我的痛苦其實 不單純是媽媽給的,有些是我自己給我自己的,我同時想做我自己,又不斷作為 我媽媽的影子行動著,人和影已經融為一體了,我甚至分辨出到底哪個是我,我 甚至認為那個影子就是我,所以我不能去愛我爸爸,我也不能去恨我媽媽,但現 在從我不斷說我母親的故事的挫折中,我終於明白那個使我痛苦的到底是什麼, 那個哽在心裡卻又不出口的原因,是因為我到現在還不敢是我自己,為自己的想 法負責。

也許在做自己的過程中依舊徬徨,但在做這件事情後我已經能很坦然的面對 媽媽,甚至是談論到她,她在我生命中也變成一個活生生的人,以前對她怨懟或 看到別人的媽媽,那種難過的感覺也不會了,因為我知道我的媽媽是怎麼樣的人, 而別人的媽媽又是怎麼樣的人,他們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愛她、恨她、感謝她, 自然而然地表達我對她的情感,也讓我想到我對人的態度,我以前常對別人的情感變換反覆感到混亂,怎麼可以前一秒愛她,下一秒又恨得牙癢癢,這個人怎麼如此反覆矛盾,對一個人的情感怎麼能這麼不一致?愛就愛,恨就恨,怎麼能一下子是朋友,一下子又是仇人?這種想法正是同一律的邏輯,也使我當時不能理解,認為許多人是表裡不一,很虛假。我當時的想法如同亞里斯多德同一律的邏輯:

「同一物不能在同時以同一意義既屬於又不屬於同一物;為了對抗 論證上的反對論調,如果我們還有其他任何論據,就把這些論據一併附 加上去。這乃是一切原理中最難確定的原理·····。」(孟祥森譯, 2016:102)。

摘自《爱的藝術》

但在寫完和媽媽的故事後我自己有很大的改觀,我一直以為愛一個人,就不可能去恨一個人,但故事卻告訴我這是可能的,在閱讀《愛的藝術》中,我發現與同一律相對的困思邏輯:

「認為A與非A可以同時作為X的敘述詞而不互相排斥。」(孟祥森譯,2016:103)。

摘自《愛的藝術》

這句話彷彿在告訴我你是可以同時愛一個人,但也可以去恨一個人,在同一個人身上有著多種的情感是不互相衝突的。我不禁想以前的情感一致,正是我愛一個人,就不可能同時去恨他,但這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有時你反而為了愛他去壓抑了更多的恨,但這已經不是愛了,這份情感早就扭曲了,那真正的情感一致是什麼呢?所謂的情感一致是要注重在每個當下,我跟媽媽是母子,所以我會尊重她,愛他,但當她一味地替我做決定,我也是可以表達我的不開心,我也可以說我的不舒服,這樣當她在關心我的時候,我才能很開心的回應她,無論何時都能是發自內心地回答,這才是真正的一致,就是和當下對於事情真實的想法一致,

而不是為了保持同一種想法對待一個人,扭曲或是去壓抑自己,一直用同一種想 法面對許多事物,自己也會開始彆扭,久了彼此就會產生隔閡,甚至不能去愛, 人是情感豐富的,對人的回應也應該是豐富的。

但即使跳脫了同一律,來到了困思方法中依然無法跳脫思想的範疇。但真正要做的不僅是思考,而是行動!

因思邏輯的教師們說,人只能以諸對偶體來認知真相,卻不能在思想中認知終極的真一統一體一即一本身。這個觀念導生出一個結論:人並不以在思想中尋求答案為其終極目標。思想只能使我們認識,思想不能給予我們終極答案。思想的世界永遠掙脫不了困思之網。世界能夠被吾人終極掌握的,不在於思想,而在於行為,在於合一的體驗(孟祥森譯,2016:108)。

摘自《愛的藝術》

在當時完成對媽媽的回想後,阿寶老師說:「我想你自己已經很充足了,但是認識你媽媽的不只有你啊!要不要試著去問問別人對你媽媽的認識呢?」,老師的這句話是在告訴我需要去行動,即使體認到事情並無絕對,但我仍是以相對的思考在經驗一件事情,讓我的思考永遠只有A或非A,但在付諸行動後我可能獲得的答案,卻可能是新的B或C,而這個B或C的答案,唯有行動才能知道,透過去實踐,去說去了解,我才能真正明白,我的思考才能豐富,才可能改變。以至於我在探尋媽媽故事中,同時理解了我爸爸,認識了我姊姊,放下了我媽媽。佛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提到:

從困思邏輯的立場而言,重點不在思想,而在行為。這一種態度還產生其他數種結果。最首要的,它導致寬容的精神(孟祥森譯,2016:110)。

摘自《愛的藝術》

因此在這趟旅程後我對家人的情感,從原先自我的認知跳脫出來,變得能去

認識每人對同一件事不同的認知,如盲人摸象,部位不同,心中所想的大象就完全不同,任何事物的認知,都是經由架構產生,每一種架構都會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詮釋,先認識自我架構,再去理解他人的架構,對事物的認知才會趨於完整,這趟認識媽媽的旅程就是我的行動,讓我能理解,讓我能寬容,讓我能夠再愛他們,這趟旅行的終點正是理解和寬容。

第四節 自由

一無所知的人,就一無所愛。一事不做的人,就一事不懂。一事不懂的人,就一無所值。那能夠懂得的人,就能夠愛,能夠關懷,能夠了解,,。對於一件事情越有所知,愛越大。認為一切果實都像草莓一樣同時成熟的人,對於葡萄一無所知。

派拉西索斯

還未開始寫這篇論文的我,對我的家人只是片面的了解,導致了我的不諒解, 那是因為我的無知,但在完成這篇論文的過程中,透過這份想知的行動實踐,我 才真正懂我身旁的家人,甚至是懂我自己,讓我能夠去愛我的家人,進而愛我自 己。

在愛的行為中,在將我自己給予出去的行為中,在穿透他人生命的 行為中,我找到了自己,我發現了自己,我發現了我們兩個,我發現了 人(孟祥森譯,2016:51)。

摘自《爱的藝術》

在認識的過程中,不只他們給予我他們的故事,我也給予他們我的故事,在這相互給予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我,我發現了身旁許許多多的人。這認識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內在衝突化解的歷程,衝突化解內在歷程(underlying processes)的重要性,包括個體對關係的態度,及歸因歷程的影響。若能幫助個體意識到他所採取的關係規範,及歸因型態是如何影響他的親密關係時,將會使個體更有意

願去做積極溝通的工作,而不致使溝通變成無謂爭鬥的藉口而已(劉惠琴,民 91)。 再去認識家人發生的故事,讓我重新審視我自己怎麼去形成和一個人的關係,我 發現我對人的情感很容易固著不容易調整,如果我有很要好的好朋友,我會盡全 力維持這個好,而不太會產生衝突,這也就意味著我不敢對他生氣,或是表達我 的不喜歡,而這也是有時候我常常會用一些模糊不清的回答,來模糊自己的情感, 這些感受會時常鬱積在我身上,雖然我極力想消弭,但人的不真誠其實是會被看 到的,也會讓人散發出一股讓人不自在的氣息,讓人覺得我總是有很多話不說, 或看起來心事重重,我自認為這是種體貼,但其實在和朋友相處上是一種不體貼, 這是一種壓力,無形卻散佈在空氣之中,我想到真正的交朋友是要先跟自己交朋 友,清楚自己的感受、想法,我知道怎麼表達自己,而不是忽略、壓抑,別人也 才知道怎麼回應我,首先要學的就是放下我心中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框架,而 是都有可能,也都可嘗試。

另一個在我身上看見的是投射,我時常把我以前對某些人的情感套用在我新認識的人身上,例如有個朋友很像我以前討厭的人,我在一開始和他相處上就會特別有隔閡感,他會不知道為什麼我和他保持距離;或是這個朋友很像我以前的好朋友,我會用好像跟他熟識的感覺與他相處,他會不知到我在熱情什麼,而這兩個情況都會經歷一種相同的情形,讓人不舒服或是充滿困惑,我忽略當下經驗到的事物,我跟這個人正在發生什麼,當下我和這個人真實的經驗是什麼,就好像這些都不存在,都被我的回憶和過去都填滿,我就像是個活在回憶的人,現實也是充滿回憶,但是這讓我停留在那時那刻駐足不前,看不到此時此刻,看不到未來,世界感覺就是舊式膠卷帶,不斷跳動的黑白畫面不見色彩。

而回頭思考沒這趟旅程前我真的毫無行動嗎?其實我也一直行動著,只是我自己不知道。不作為的本身即是一種作為,雖然他是更隱然不可見的,卻仍是個人有意識的行動(張天韻,民 92)。我常常不表達自己的情緒,以前我認為這是一種體貼的表現,不要把自己的情緒帶給別人,或是常常想退一步海闊天空,人本

來就是要相互禮讓,別人不退,那我就多禮讓別人,尊重別人,與人為善,不與 人衝突,所以我會先看別人怎麼做,再想怎麼應對,大家也都認為我人很好不難 相處,那時的我們被父母或師長帶領著,所以該做什麼都被他們決定好,對於這 樣態度的我沒有什麽做決定的壓力,只要好好跟著他們的選擇去做就能繼續與人 為善,我也很少有機會去做決定,因為我也害怕做決定會讓這些大人生氣,讓他 們生氣讓我會失去重視,如果沒有他們的重視我就會失去我的價值,我生命的重 量都依附在這些人身上,這些大人都像是我媽媽的影子,讓我不敢反抗、衝突, 擔心做錯事遭受懲罰,這時不作為或被決定的想法,正好減輕我害怕衝突造成的 焦慮,讓我在這種安全又不負責的狀態下過生活,到高中離家開始遠了一點,同 學熱衷社團、課後相約去哪邊玩,我時常不參與,我會把我不參加的這些原因丟 給媽媽,被媽媽要求說「沒事早點回家,別亂跑」、「要回去讀書」、「別亂花錢」, 其實我也很想跟他們一起玩,希望有共同的話題可以討論,可以開心的聊天,但 是只要想到這些話,甚至會想到媽媽的生氣和責備,然後就不做了,就放棄了, 覺得事情就是這樣了,這種想法慢慢變成習慣,即使我感覺到和同學距離越來越 遠,我還是堅守這些規範,我只是感受到不舒服、不快樂,但我從未知覺這是一 個問題,我那時只認為非得如此,什麼改變?我不曾想過,當我到高中,同學們 相約出去玩、想什麼參加社團,或對班上的活動有什麼規劃,我打從心底的不知 道和茫然,這些我自己有什麼想法的感覺很陌生,書本好像就是我的世界,但其 實我也很希望有書之外的事情充滿我的生活,我錯過了很多的可能。在重新回看 和媽媽的故事中,發現我以前只會怪罪我的媽媽,是她的影響讓我變得如此,但 我現在從這句話中發現,這些「被」字很不負責任,我不是沒選擇,我是選擇讓 別人先選,我選擇了這個我習慣的不去思考,選擇處在避免衝突和焦慮的狀態, 導致我自己很不能忍受這種被決定的不舒服,甚至想去逃避面對這些事情,知道 這些想法也許不能讓我變成一位很有能力為自己做主的人,但至少提醒我在焦慮 中要自己去思考,不回應、不思考的行為,不是讓人誤解,就是讓自己永遠無法

參與其中,認真地參與我自己的人生。當發現我說媽媽時哽咽,對我爸爸的生氣, 對姊姊的羨慕,這些讓我看到我對這些人認識的限制,我情緒的限制,當我看到 這些限制,我跨出去再向前行時,一切的一切都慢慢改變了,眼淚停了,憤怒平 息了,羨慕變成佩服,緊抓的手能握能放,如劉慧琴(民91)所說:「看到了限制 就看到了自由。」而真正的自由不是不再痛苦,而是對生命的負責和覺悟。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五章 實踐

第一節 敘說

回頭過來我的敘說看見了什麼?我想這必須回到敘說是什麼說起,「自我敘說」 是一種對生命的重新看見,並經過對故事的解構後,重新塑造一個新的故事基模, 讓故事對人產生新的影響,但解構要怎麼才能開始呢?難道直接開始對現況做分 析嗎?就從我的故事開始思考,如果一開始我對我的痛苦難過直接做了分析,那 些哽咽和不能說,只能說是一種對母親逝世的哀傷,然後開始思考我為何沈浸在 哀傷之中,這對嗎?如同品嚐一道菜,許多饕客能對它的美味品頭論足,但他們 真的明白其中的食材、調味方法嗎?要能解構首先要能理解其中組成的脈絡,否 則將流於結果論斷,甚至倒果為因,說正因為我的難過,才讓我對媽媽如此思念, 但根本上卻不是這樣子,故事回看的重點不在其結果,在於其中形成的脈絡,和 故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為結果常會使過程和意義受到簡化,甚至讓人產生 誤解,導致拆解錯誤,產生錯誤的認知,所以我不只從媽媽死亡這件事上看待我 們彼此的關係,而是開始回想以前我們相處的片段去認識,在這過程中呼應了認 識論中分析的層次行為—互動—共舞,我開始對和媽媽相處的過程中,我的行為 做描述,並且對我的行為進行分類以及命名,於是有了服從、分裂、牢籠。然後 我開始挪動了我的位置,雖然同樣是在做行為的描述,但過程中我將互動的參與 者媽媽也加入,開始觀察到我和媽媽兩人的行為是如何相互連結,並對我們互動 的類型命名,於是有了鎮壓。這正是在釐清我和媽媽故事原本組成的基模,因此 真正認識我和媽媽的關係,甚至從中清楚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但這仍不足以 對故事構成一個完整的認識,因為只有我的認識是狹隘的主觀意識,所以促使我 思考同處故事中其它與媽媽互動的他人位置又在哪呢?於是我有了行動的可能, 於是我開始描述爸爸對媽媽的認識,姊姊對媽媽的認識,大姨對媽媽的認識,這 些過程將媽媽與他人的互動呈現,每個互動之間的連結形成共舞的描述,讓我理 解到這是媽媽在社會的框架下,一個女人所舞出的一種舞步,這樣的理解後我的

情緒變小了,而媽媽這個人的世界變大了,每次的理解其實都使我發現我的不夠 理解,我不禁反思怎麼僅能從我跟媽媽的互動中認識她?於是透過去問去澄清、 核對,將自我主觀感受,化作客觀的認識,這些認識將點跟點的線性關係,拓展 成一個面的理解,形成了家和我的關係,這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媽媽、爸爸、姊姊 的生命脈絡,他們從一個點變成以時間維度做延伸的線,彼此的連結不再僅限於 家的關係,這多元的連結使我們的關係化作三維空間,象徵著思維的脈絡化,思 考也將從扁平變為立體,思考將不只局限於事件的對錯,將能看見促成這個結果 的脈絡,人才可能從無知的憤怒,轉為理解的寬容。到此也會有人對解構提出一 個疑問 解構無非就是改變對事情的想法嘛! ;這無非又是一種倒果為因的看見; 只是看到了解構後的結果,因為要能對事件全盤的理解,才可能消彌心中的懷疑、 不確定感,使自身能安然地檢視自我的思維,拓展思考事件的層次,做到真正的 寬容,而非僅是智性上的寬容,因為那被強迫的寬容,根本上仍是憤怒,同時我 也深刻的體認到一件事情,我們用遠不可能真正的認識一個人,我也不可能真正 的認識自己,我們都正在認識彼此,因為我們認識到的僅僅是自己的一部分,別 人的一部分,我們都正在被發現。這麼多的看見,所以最後我真的重塑了故事的 什麼嗎?其實故事中的關係並沒有被更改,認識本身並不能促成過去的任何改變, 真正的改變是我們更認識彼此,而我在故事中的位置因此可以開始移動,不再只 是被動地成為壓迫者或受壓迫者,而是在過程中發現除了接受之外,我是能給予 的,我也是有選擇的,不論在現在或是未來,這些增加的認識,使我看得更遠, 想得更多,對人是如此,對事情亦是如此,真正重塑的不是故事,是我們的思考, 而人依舊是那個人,沒有誰被誰改變,只是明白的更多,我們彼此都有了新的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第二節 主體

在一開始我對媽媽的愛,在社會價值觀中,子女對父母的孝敬之愛,是必須去 爱,只能爱,不得不爱,但其實我愛得很痛苦,甚至到後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 爱。可是開始敘說後,我發現和媽媽的關係中,竟存在著壓迫,我無法再為了愛 而愛,內心慢慢地填滿憤怒,甚至否定我媽媽帶給我的一切,然而這使我變得強 硬、批判,卻沒有真正的讓我站起來,因為回頭過來,竟然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 讓我去愛,我依然充滿痛苦。直到阿寶老師說:「要不要嘗試去認識別人眼中的媽 媽?」, 甚至去閱讀書籍拓展自己的視野, 讓原本在原地憤怒的我開始有了行動, 跳脫出狹隘的我她關係之中,更廣泛地看見你她、他她,這樣的多元關係,我認 識了媽媽身為一個「人」的樣貌,不僅僅是從我的視角去認識,而是透過別人的 雙眼,貫穿的看見媽媽的生命,讓她從「媽媽」這一個位置上走下來,讓她跟我 站在相同的位置—「人」去認識她,我開始能理解她對我的要求、壓迫的原因, 甚至看到她自己的渴望,這時候的我才真正的能發自內心地去愛我的媽媽,但我 爱她不僅僅是因為她是我媽媽,更是因為我也喜歡她這個人的樣子,也因為這種 認識人的方式,我在過程中也認識了我的爸爸、姊姊,我發現我自己慢慢的能去 愛,不再只是因為他人跟我的關係去愛,而是欣賞每個人的樣貌,讓我可能去愛、 去喜歡周遭的人。

這整個過程如同 Mahler(1975)所提出嬰兒和母親個體—分離化的過程。首先,第一階段—「孵化」(Hatching):

在此之前,小孩一直處在乎睡忽醒之間,注意力只被導向內在或被導向我一母親單元,然而此刻發展出了一種「機靈、堅持和目的性」的神色(楊添圍、周仁宇,2013:60)。

)et ense

摘自《人我之間》

原本和母親關係沾黏的我,拼命的想從媽媽身上掙脫,透過反思中逐漸認識和 媽媽的關係。 第二階段—「實踐」(Practicing):

十到十六歲個月大左右的小孩似乎很樂於一遍又一遍地操作自發性 自我功能(autonomous ego function),好像在實踐種種新技能一般(楊 添圍、周仁字,2013:63)。

摘自《人我之間》

我開始嘗試自己的可能,盡情的憤怒、批判,也開始去行動認識每個人,像個小孩一樣去嘗試自己的各種可能,想要去認識自己擁有的能力,去認識這個世界。第三階段—「和解」(Rapprochment):

實踐次階段後期和和解次階段開始的這段時間內,搖擺學步的兒童似乎愈來愈能包容領會自己的分離性(楊添圍、周仁宇,2013:66)。

摘自《人我之間》

我開始認識到媽媽是一個人,她不僅僅是我的媽媽,她的樣貌並不僅僅侷限在 我跟她的關係,開始能同理媽媽的狀況,有能力去表達自己的情感。

第四階段—「客體恆久性」(Developing Object Contancy):

發展中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以及客體恆久性發跡於和解期分和反覆已經接近尾聲的時候。個體性一定會伴隨著一種逐漸增強、在任何處境與情緒下都很穩定的「自己是誰」的意識。客體恆久性的意思是,維持客體穩定形象的能力,特別是維持母親的穩定形象,不論她在或不在,她是令人滿足的角色或是剝奪的角色(楊添圍、周仁字,2013:77)。 描自《人我之間》

最後,我能清楚的意識到屬於我自己的想法,也同時保有媽媽完整的樣貌。而且這個過程也將不斷延續下去,不論是我或是媽媽都將更加完整,而我和母親兩者的分化,促成我們兩者「互為主體性」的可能,翁開誠(民91)提到:「治療者必須努力於恢復出自己的主體性,也在這基礎上他才有可能去關切、去欣賞別人主體性開展的艱苦與壯麗,而這也就是所謂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

的關係。這也就是儒家講的『忠恕』。所謂『忠』是真誠地走向自我的心中;而『恕』是感通地如他人的心。」,透過對自我產生足夠的認識,我和媽媽變成全然的兩個人,並產生行動的可能性,去尋找、實踐自我生命的智慧,並開展出一種對人的認識,也從新經驗到彼此的『主體性』,也因此我除了能尊重自己的生命,也能尊重別人的生命,於是能夠自愛、愛人。我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透過自身的實踐,尋回我對家人的愛,也尋回了自己,如孔子所說:「己立,而立人。」,當我能自己站立時,我才可能幫助他人在自我的生命中站立,回到我現在助人工作的場域中,我明白真正的諮商並不僅是在晤談室兩人的對談,更重要的是去面對,去行動,去了解自己生命的一切,正如翁開誠(民 91)所說:「經過一個長久的歷程,我越來越相信所謂的心理治療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個生命實踐的一種學問。」

「互為主體」過程中回到了自身身上,我開始探究我想要的是什麼,我試著從我自己生命出發,尋找我想要、我可能的是什麼,於是我去認識姊姊,在和我遭遇相同的家庭後,我們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可能,因為她明白她的想要,她自己是個有意識的「存有」,而「存有」究竟意欲為何?海德格」(2003)說:「人的存有是『在世界的存有』(In-der-Welt-sein, Being-in-the-world),簡稱『在世存有』。」人的存有總是理解世界,他才能決定各種可能的存在方式,往前到達世界中之物去。換言之,只有奠基於在世存有這個結構上,人才能有各種存在方式。而薩特²則把存有區分為「在已存有」(being-in-itself)與「為已存有」(being-for-itself)。「在已存有」基本上指客觀世界的物理對象,它是無意識的死寂的事物,沒有任何變化,它永遠是它自己,關於此,薩特說:「存有存在,存有是在己的,存有是其所是。」。「為已存有」則完全不同,它是具有意識的人的存有,意識乃在於永遠不斷否定它自己、超出它自己,「為已存有」掙扎著要變成

¹ 馬丁·海德格 (德語: Martin Heidegger, 1889 年 9 月 26 日 – 1976 年 5 月 26 日),德國哲學家,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在現象學、存在主義、解構主義、詮釋學、後現代主義、政治理論、心理學及神學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² 尚-保羅·薩特(法語:Jean-Paul Sartre,1905 年 6 月 21 日-1980 年 4 月 15 日),著名法國哲學家、作家、劇作家、小說家、政治活動家,存在主義哲學大師及二戰後存在主義思潮的領軍人物,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在己存有」,以期獲得那種屬物的磐石一般的不可動搖的堅實性,但是,只要它 還有意識,就無法這樣做。「為己存有」是一個自由而孤獨的個別主體,有點像尼 采的超人,藉著接受他的荒謬處境進而建立一種「英雄式的存有」以面對荒謬的 事實,它是一種不受限制的存有,它是完全主動的、自由的、不斷自我超越的, 薩特說:「為己存有被定義為其所不是,且不是其所是。」,這是因為為己存有不 斷自我超越與創造、不斷否定自我。近代林安梧(民92)討論到存有時說:「『存 有』並不是作為一個被認識的概念,『存有』是你生活的參與,以及存有參與到你 的生活中來,『存有』是『活生生的實存而有』」,人不僅只是單純地認識這個世界, 要回到自己身上從自身出發,並且參與到這個世界之中,並重新經驗或意識到自 身所處的位置。「存有」先從海德格所說是一種人對世界的認識,近而產生了各種 不同的存在方式。到了薩特,他將「存有」賦予目的性,將存有分為單純承載他 人意識的「在己存有」,以及從自我出發的「為己存有」。到了林安梧則認為「存 有」不僅僅是對世界的認識,而是在認識後回到自身思考,並且能從自己出發的 參與這整個世界。所以「存有」其實不僅是一種認識,而且這種認識回到了人的 自身,進一步去思考這份「存有」的目的性後,「存有」的價值與意義誕生,而且 「存有」將有積極的意義,且可能不斷地產生,人將帶著這份自我「存有」參與 這個世界,且在參與的過程中萌生新的「存有」。回到了故事中,我說我看到了「存 有」,其實更清楚的說其實我一直都知道「存有」,但最欠缺的卻是這份「存有」 的目的性,在姊姊身上我看到的是為什麼要存有,存有除了使我對世界有所理解, 同時回到自身身上,是要去認識自己啊!當對自己有認識的可能,我才知道自己 該以什麼樣的姿態、步伐走入這個世界,在世界裡我將不斷「存有」,也不斷的更 認識自己。於是我定義了一個屬於我故事中「存有」的意義,「存有」是一個人對 世界的認識後回到自身反思,並選擇如何參與世界的方式,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屬 於我的框架,而這個框架是有生命,它將不斷成長。

在真正理解及思考「存有」之前,那種「存有」缺乏了屬於我自身的思考,我

不斷地在認識世界,畫出這個世界的方圓,如在一個家庭中父母該是怎麼樣子, 在校園中師生該是怎麼樣子,在軍中官士兵該是怎麼樣子,在諮商中諮商師和個 案又該是怎麼樣子等,我從許多人的口中得知了世界的樣貌,然後就直接認定了 這是屬於我的「存有」,不假思索地用這些認識參與世界,這些認識輕易地書分出 區別,於是我看到了不符合,只有無能為力,只能惋惜,只能生氣,誰叫世界是 這樣,當一切逾矩所做的是去修正,去改變,讓一切符合這個「存有」,但這些究 竟是為何而存?為誰而有?其實為的是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而我在這段過程中 被全然的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他人的目的,這就像是接收生產線指令的勞工, 完成一樣一樣的產品,為了老闆、公司、社會,這些勞動的價值在於獲得的金錢, 它的意義在於促進了公司營運,社會的供需達到了平衡,但最後這些價值與意義 都是由這個世界所給予,那對勞工而言這勞動的價值和意義又是什麼?所以不能 僅僅去認識而不思考,若不思考這份「存有」等於是存而無用,也將不再需要「存 有」, 需要的是「儲存」, 世界將需要的是機器, 而不是人, 所以我重新意識到的 「存有」,讓我從原本僅是認識這個世界,走到了認識自己,甚至認識了他人,理 解到每個人重視的價值和意義,我獲得能力去實踐我的「存有」,也不再時常感嘆 和生氣,學到的是更多的尊重與包容,因為這個世界或社會也許可能相同,但屬 於每個人的「存有」卻是完完全全的不同,且獨特。

第三節 認識

從小至今,知識的學習就是從別人身上獲得,然後不斷地填滿自己,認為學得 夠多,就能面對一切,甚至到了後來人與人的關係,我也用長輩所說,或是書中 所讀去認識,我學到什麼樣是個滿美的家庭,什麼樣是好的爸媽,開始去分類, 去區分,去評價,沒想到使我難過、失望、憤怒,但這些價值根本上並不屬於我, 我僅是接受,然後成為了檢視這個價值的工具,然後為這個檢核的結果痛苦,替 他們不符合這個社會的價值難過,沒有屬於自我的價值,自我的情感,徹底異化 成一個「物」,只是一個能夠囤積的容器。到了失去媽媽,甚至不知道怎麼去愛我的家人,與周遭的人感到疏離,我才真正的能為自己難過,也進而意識到我自己的情感,我想要改變,我想要成長,所以開始了這篇論文,痛苦賦予我生命,使我從「物」走向人。我開始試著去找到屬於自己情感的脈絡,回看自身,探問他人,過程中我不再只是個接收者,我整理出了屬於我自己的認識,我真正能去擁有,能訴說清楚我的情感,做到真正的「為己存有」,甚至在行動的過程裡,看到別人的存有,不再從主流價值下去評斷他人,甚至為了這些價值感到羞恥、內疾、自責,我不再是個社會的工具,只會自責、責人,學會去尊重自己的存有,別人的存有,讓我知道自己在意、重視的是什麼,同時開始去思考要怎麼去維護、珍惜在我心中存有的價值,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目的性產生了,而我也將是個有意識的行動者。

目的性的產生也使我明白疏離的必然性,人曾經在天真的時候,有過真實的相與感,直到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目的性後開始疏離,當我們想要在群體之中,找到完全的歸屬、認同感,但在根本上已經不可能,因為每個人心中都開始有了不同的目的性,每個人的目的性將會形成一道牆,我們很難全然天真或單純的以快樂為目的去做任何事,因為我們都不是小孩了。以前我會認為很多人在一起是一件開心的事,因為我對過去同他人的相與感,使我這麼相信,可是當目的性產生後,每個人的目的性,在群體中反而使得彼此不自在,每個人思考的都很多,有時也會牴觸自己或他人的目的性,那種衝突不只是需要更多言語上的溝通,有時也體現在身體上的不舒服感,所以有時心很累,身體也很累,因此現在我反而認為一個人是最開心的事,孤獨常被認為是孤僻和疏離,無法和群體做正常的互動,但經過這樣的覺察後使我重新定義了孤獨,其實孤獨是一個人的自由。

回到自由的這件事情上,其實我一直認為我是個不自由的人,被要求認真讀書、 不能成為像爸爸的男人、去讀軍校等,好像許多事情都是被決定的,但當我在故 事中明白行動不是只有去做,不行動也是一種行動,這樣的意識將行為的主權再 次回到了我自己身上,我才發現我是有選擇的,而我也是自由的,只是當時不自由的規範、體制之下,讓我有安全感,反而是自由那沒方向的不確定感使我恐懼,所以我選擇了不自由,而在不自由中尋找自由的我,註定找不到自由,人不是沒有自由,而是害怕自由,不敢承擔自由的後果,所以選擇不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僅僅是獲得選擇的權力,而是當你開始能承擔選擇的代價,這才是真正的自由,而目的性正使我清楚我想要的自由是什麼,同時也讓我能明白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因此我開始真正能自由。

最後,論文中我和媽媽—受壓迫者與壓迫者,做到了恢復彼此的人性,彷彿這種人性的和解是充滿可能性的,就如《受壓迫者教育學》所期待,每個人都恢復了自我的人性,但回到現實生活的場域,其實我清楚的意識到這種和解的困難性,人跟人之間必然存在著階級、權力,全然的人性化將導致社會停滯,所以壓迫者與受壓迫者是必然存在生活之中,無論在家庭、學校、社會,而我不想成為受壓迫者,也不想壓迫別人,我該怎麼辦?阿寶老師跟我說:「有沒有可能是快樂的受壓迫者?或什麼樣的壓迫者?」,這瞬間讓兩個名詞變得豐富,甚至產生層次,突然我有了認同的可能,使我明白即使在這必然之中,我仍有選擇,我將開始思考如何實踐我心中的壓迫者和受壓迫者,我將繼續行動中認識,而認識沒有盡頭。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後記

遠足

一、漫遊

在我五、六年級的一個早晨,那時候天還沒有亮,外面是一片深藍色,媽媽突然說:「早上我們兩個騎腳踏車出去運動一下吧!」,我和媽媽騎著腳踏車繞著橋頭道路上,沿路上家家戶戶都還沒開門,路上的街燈依然亮著,頭頂上的紅綠燈還沒開始工作,保持在黃燈閃爍,媽媽向導遊一樣,沿路上跟我說你以前最喜歡來這邊玩,這裡是誰家,聽著她說著就好像歷歷在目,好多回憶湧上心頭,在深藍的天空下一切就好像都還睡著,就我跟媽媽兩個人在著寧靜的鄉村裡踩踏著腳踏車,圍繞著我們的僅是踏板聲和我們的說話聲,而隨著街上賣早餐的店慢慢地開始擺攤,菜市場的燈光逐漸亮起,離家也近了,我和媽媽買了早餐,回家了。清晨的空氣有點涼,但我的心裡卻飽滿又溫暖,這是我跟我媽媽感覺最貼近的一次漫遊,雖然短暫卻很充實。

二、依舊

橋頭每年為了配合秋、冬季農田休耕,都會發花的種子給農民種植,這時候農田到處都盛開著花朵,且大多數都是向日葵。在一個大一的假日,媽媽找我一起騎腳踏車去看花,好久沒有跟媽媽騎腳踏車到處走走的我,頓時感到很開心。騎在田野間呼吸新鮮的空氣真的很舒服,我們騎著騎著到了媽媽一個朋友家,那裡有個好大的院子,小時候曾經拜訪過,但已經很久沒去了,想到以前去玩的經驗,心裡就感到開心。跟媽媽一起進去拜訪,庭院的草皮和池塘依舊,只是裡面沒有人在嬉笑打鬧了,讓人有種落寞的感覺,媽媽和朋友寒暄幾句後,我們就開始往回騎,沿途上那股先前看花的愉快心情淡了幾分,又配上灰灰的天空,心情讓人更感惆悵,以前跟著媽媽去朋友家拜訪,可以認識很多很親切的阿姨,或跟其他的小孩玩,只是現在已經沒那個機會,總是聽到誰誰去哪邊讀書了,誰誰去

工作了,人見面的機會總是漸漸地變少,快樂的經驗好像也在漸漸變少。

三、快樂

在大二的時候媽媽身體已經有點狀況,可是她說想出去走走,難得又可以陪媽媽出去走走,我很開心。那天太陽很大卻不熱,我們沿著家後方的河堤去騎,沿路一直騎,一直騎,騎到河堤的盡頭,我們折返又騎到梓官附近的農田,因為冬天休耕農田都光禿禿的,讓人感覺單調,又無聊,可是媽媽一直騎,一直騎,我耐心的跟著媽媽繼續騎,也不知道媽媽到底要騎去哪裡,越騎越遠,四周盡是荒蕪,而陽光卻依然那麼亮眼,直到媽媽說好了「我們回去吧!」,可是我們什麼也還沒看到啊!怎麼就停了呢?是什麼讓她滿意了?我想了很久還是不明白。而原本期待先前快樂經驗複製的我,卻發現那份快樂永遠複製不來了,想要的很簡單,沒想到卻變得那麼困難。人長大了,成熟了,開始擁有更多經驗和資源,應當可以獲得更多的快樂,卻沒想到在擁有的過程中,也在慢慢地失去,快樂變得更困難,更短暫,代價也變得更高,以前簡單就快樂,而現在快樂卻不簡單。

四、昂貴

在大二後半段媽媽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連上下樓梯都很困難只能待在一樓客廳,她活動的範圍變得有限,她原本堅毅有神的眼睛,變得有些落寞和無奈,我也無法想像一個這麼嚴厲、這麼有行動力、這麼認真的人,竟然變成這樣,她人生的馬拉松才剛熱開身子,卻即將結束。在一天早上媽媽說想去河堤旁著曬曬太陽,我騎機車載著她到河堤旁坐著,看著天空,看著潺潺流水,陽光照著媽媽,她半邊的側臉,感覺她好舒服、好溫暖、好滿足,明明知道有什麼一點一滴地在流逝,卻抓也抓不住,以為人長大了會更有能力,卻沒想到對很多事情更無能為力了,小時候心裡滿的,東西是空的,而長大後東西是滿的,心裡卻空了,只是想媽媽能恢復健康,卻沒想到健康二字談何容易,只是想她能在我身邊聽我抱怨,

念念我,但這一切卻變得不容易了,時間不夠了,在那裡和媽媽靜靜的坐著什麼都沒說,這份寧靜變成一種奢侈,而這個機會、這風和日麗的天氣、這體悟都太 昂貴了。

黑咖啡

爸爸喜歡喝黑咖啡,有一次朋友來家裡他泡咖啡請別人喝,也幫自己泡了一杯,可是他自己的卻加了不少糖,爸爸的朋友說:「哪有人喝咖啡還加糖?」,爸爸說:「人生都那麼苦了,還喝那麼苦的東西」。這句話在步入社會工作的我聽來也心有戚戚焉,有時候在某個時間,某個空間,某個群體,當我在做一些決定的時候,多了很多不得不,真正的我想、我要又有幾個人還記得去追,這些自己真正渴求的東西,曾幾何時這些都變成了生命中的附加價值,是要加進去才會甜的,我常常只記得去實現別人交代的任務,完成一個社會期待的價值,生命就只是一杯黑咖啡,黑、苦、澀,但至少現在我慢慢懂得該加些什麼進去調味了,也許是一是糖,一些牛奶,我希望這杯咖啡是我喜歡的味道。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参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丁興祥(民101)。自我敘說研究:一種另類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56,15-18。 王行(1998)。解放男人。台北縣:探索文化。
- 方永泉(譯)(民96)。受壓迫者教育學(原作者:Paulo Freire)。臺北市:巨流 出版。
- 丘羽先(譯)(民97)。變的美學(原作者:布萊福德·齊尼博士)。臺北市:心靈 工坊出版。
- 朱侃如(譯)(民92)。權力與無知(原作者:羅洛梅)。新北市:立緒文化出版。 作者已死:巴特與後現代主義(200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三十五期,2003

年12月15日。取自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35/35-32.htm。

- 林安梧(民92)。「存有三態論」與廿一世紀文明之發展—環繞「存有」、「場域」與「覺知」三概念的展開。鵝湖月刊,332,19-29。
- 何粤東(民94)。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55-72。
- 孟祥森(譯)(民92)。愛的藝術(原作者:佛洛姆)。臺北市,志文出版。
-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民101)。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 說研究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19-53。
- 韋漢傑(2005)。薩特。ph139-19。取自

http://www.hkshp.org/humanities/ph139-19.htm。

- 翁開誠(民91)。主體性的探究與實踐。應用心理研究,16,19-21。
- 翁開誠(民91)。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 16,23-69。
- 陳名學(譯)(民76)。逃避自由(原作者:佛洛姆)。中國北京市:工人出版。
- 陳佑任(民92)。父權意識形態下的男性經驗研究:以三位國小教育人員為例。應 用心理研究,17,121-156。
- 陳榮華(民97)。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Authentic)與非本真存在 (Inauthentic Existence)。哲學與文化,35(1),57-69。
- 陳榮華(民92)。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臺北市:臺大出版。
- 夏林清 (譯)(民 93)。反映的實踐者 (原作者: Donald A. Schön)。臺北市:遠流出版。
- 陳寶蓮(譯)(民103)。蝦蟆的油(原作者:黑澤明)。臺北市:麥田出版。
- 楊添圍、周仁宇(譯)(民 102)人我之間—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原作者:格雷 戈里·漢默頓)。新北市:心靈工坊出版。
- 劉慧琴(民91)。性別與心理學相遇。應用心理研究,16,83-108。
- 蔡敏玲、余曉雯(譯)(民89)。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原作者: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臺北市:心理出版。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二、西文部分:

- Ellis, C., & Bochner, A. P.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733-7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ergen, K. J., & Gergen, M. M. (1988).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17-56.
- Laine, A. (1998). Faire de sa vie une histoire: Theories et pratiques de l'histoire de vie en formation. Paris, France: Descles de Brouwer.
- Polkinghorne, 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